

凡 尔 纳

## 作家的生平

### 引 子

儒勒·凡尔纳（1828—1905）从事科学小说创作凡四十余年，一向被称为“科学小说的始祖”。他一生创作了八十部长篇和中篇小说，其中列入《奇异旅行》这个总题目出版的就有六十二部之多。一个多世纪来，他的一些优秀作品不断再版，并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凡尔纳不仅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对科学小说的发展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充满幻想的青少年时代

法文 Verne（凡尔纳）一词，源出古代凯尔特语，代表一种高大的落叶乔木“桤木”。罗马帝国占领高卢后，一个凯尔特家族随高卢人迁徙，定居在法国西部的博约莱斯地区。该地区有一条自东向西注入布雷斯特海湾的河流，叫奥恩河（AnIne），法文 aulne 一词，同样代表“桤木”。这个家族长期居住在这条受桤木荫庇的河流的岸边，故取了这样一个族姓。路易十五时代（1715—1774），该家族的一个成员迁居巴黎，嗣后，数代以律师为业。

一七九八年三月五日，凡尔纳的父亲皮埃尔·凡尔纳出生在巴黎南部里昂区的普罗万省的一个代理推事家里，后来到巴黎攻读法学。一八二五年毕业后，皮埃尔在巴黎登记当律师。次年，他听说南特市的帕凯托律师打算离职，于是来到南特，接管了这个诉讼代理人的律师事务所。一八二七年二月，皮埃尔娶当地一个会计主任的女儿索菲为妻。一八二八年二月八日，他们的头胎儿子出世，取名为儒勒·加布里埃尔·凡尔纳。

根据儒勒·凡尔纳的双亲门第来判断，他出身于绅士、商人和律师家庭。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由工资劳动者、工匠、小商贩、城市贫民构成的巴黎“长裤汉”三十万人，攻陷封建专制的象征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打碎了贵族的权力机构，使法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在法国开始得势，即使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814—1830），他们仍然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像皮埃尔·凡尔纳这类人，都把自己看作是国家保守势力的中坚。

皮埃尔·凡尔纳性情严肃，学识渊博。在批阅案卷之余，他喜欢写点诗歌或随感之类东西以作消遣。他对科学也有兴趣，常常关心他那个时代的一些重大的科学发明。身为外省的公证人，他恪守传统规范和等级观念，笃信宗教，有时甚至滑到神秘主义的边缘。儒勒·凡尔纳的母亲索菲却从小娇生惯养，任性轻浮，但为人热情诚恳，富于幻想。小时候，儒勒·凡尔纳便领略到父系家族特有的沉着、对文学的兴趣以及因从事法律活动而养成的批判精神和母系家族那种带点激动的幻想。

皮埃尔结婚的时候，经济不怎么宽裕，只好暂时居住在索菲娘家奥利维埃·德·克利松街四号的一个套间。凡尔纳出生后不久，他们才搬进让·巴尔特滨河街二号。这所住宅就在皮埃尔主持的律师事务所旁边，而且跟原先的住处只有一河之隔。他们所居住的城区在当时仍属岛屿性质——称为费多岛。这座岛城是在一七二三年由南特最富有的二十四个商人合资兴建的，直至一七六三年，这些阔绰的种植园主因签订巴黎条约导致印度公司倒闭而破产，遂不得不放弃他们在岛上的产权。后来，他们那些豪华宅邸的楼层改成公寓，而楼下则用于经商。

费多岛虽然是个河中小岛，但在这里也可以见到汹涌的海浪。码头上靠泊着各种渔船和运盐船，街道两旁挤满了鱼贩子和其他商贩。儒勒·凡尔纳的童年是在费多岛上度过的，他既体验到古式商业的遗风，亦感受到浩淼大海的气息。

六岁那年，儒勒·凡尔纳上桑班太太办的学堂读启蒙课。桑班太太是一位远洋船船长的遗孀。她一直盼望在海上遇难的丈夫能归家团聚，这无疑是不可可能的。小儒勒是否跟她一起分担忧愁和希望？五十年后，他写了一部《布拉尼康太太》，描述一个勇敢的女人，为了寻找失踪的丈夫，历十四年之久，

搜遍了太平洋的珊瑚岛，终于幸运地发现她的丈夫还活着。这部小说中的女主角的原型，恐怕就是教他诵读启蒙课的那个神情悒郁的南特妇女。

一八三七年，儒勒·凡尔纳和比他小一岁的弟弟保尔，被送入了圣斯塔尼斯拉斯公学。在学校里，他对那些刻板的功课并无多大兴趣。他的老师后来回忆说：“这是个高高瘦瘦的孩子，头发老是乱蓬蓬的，总爱踩着高跷到处奔跑。他热衷于各种运动，是运动场上名副其实的球王。”儒勒·凡尔纳按照规定进行学习，成绩只要名列前十名就心满意足。的确，他虽然学习不大用功，但在每个学年的获奖名单上，他都榜上有名。他在声乐和地理方面，成绩尤为突出。

儒勒·凡尔纳长大以后，仍一直记得自己在校时学业平平。一八五三年三月十四日，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噢，对了，孩子们，青年时代没好好学习，悔之晚矣！可是，事情偏偏如此；能聊以自慰的是，不少勤奋好学的儿童倒成了呆笨的青年和愚蠢的成人。”

童年时代的儒勒·凡尔纳就是这样，他不仅风趣幽默，爱唱爱跳，而且喜欢开动脑筋，以自己的方式去积累各种知识。他按照自己的想象，在笔记本上涂满各种古怪的图画，如轮船啦，飞机啦，蒸汽机车啦……等等，所以说这些图画古怪，是因为这些东西有许多在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

在他阅读的书籍中，他特别喜欢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怀斯（1781—1830）的《瑞士人鲁滨逊》。书中那丰富多彩、情趣盎然的细节，主人公那充满激情的、英勇顽强的冒险经历，深深地吸引着他，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掀起一阵阵波澜。有一天，他甚至学着鲁滨逊的样子，独个儿跑到卢瓦尔河中的一个的小岛上，用树枝搭起一个窝棚，想亲身体验一下遇难者所经历的生活。后来，他终因饥饿难忍，才自动放弃这次有点荒唐的冒险。

大约在一八二八年，皮埃尔在南特市郊的尚特内购买了一座乡村别墅。这座别墅恰好位于卢瓦尔河岸边，“从小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那条河流和冬天被水淹没的宽阔草地。夏天，沿着河岸有许多大沙滩，河中还有不少小岛。”每逢节假日，儒勒·凡尔纳便跟他弟弟保尔到乡下来，尽情享受美丽、恬静的田园风光。有时，他们也到住在离南特差不多二十英里远的舅舅普律当家里，跟表亲们痛痛快快地玩一玩。

然而，对儒勒·凡尔纳特别具有吸引力的还是海洋和他自己关于海洋的梦想。他常常带着弟弟，到岸边码头徜徉。沐浴着海风的吹拂，了望着茫茫无涯的辽阔水域，他，感觉到了大海的召唤；聆听着船笛的鸣鸣，凝视着扬帆出海的船只，他，想象到了充满奇迹的异国风情。他多么羡慕那些跟他同龄的少年见习水手，多么希望自己能飞到甲板上，跟他们一道去领略大自然壮丽的景色，去探索大自然蕴藏着的奥秘。

后来，他不知在什么地方捡到了一个褪了色的本子。这是一位叫皮埃尔·勒凯尔的护卫舰舰长的航海日记。他捧着这本杂乱无章的战斗日记，心醉神迷地一连读了好几个小时，当他读至最后一页时，发现上面还有残存的血迹。这不禁引起他的一番深思。为了亲自体验一下海上战斗的情景，他租了一条小船，跟保尔在河里作起打仗的游戏。

可是，这种租金为每天一法郎的小船，只能在内河里游荡。大海的诱惑越来越强烈地纠缠着这个富于想象力的孩子。一八三九年夏季的一天，儒勒·凡尔纳终于窥伺到了一个机会。他不知从哪儿得知，“科拉利亚号”三桅帆船即将启航开往印度。啊，科拉利亚，这跟他爱慕的表姐卡罗利娜的名

字多么相似！要是能乘坐这艘远洋轮船，到他一直憧憬的印度去，给表姐捎回一条珊瑚项链，这是一次多么富于诗意的冒险啊！

一个完整的方案在这个年仅十一岁的孩子的头脑中形成了。他要瞒着家人，到这艘如巨鸟展翅般张开风帆的船上当见习水手。他悄悄地找到一位年纪跟他相仿而又持有聘约的少年见习水手，两人私下里达成协议：少年见习水手愿意以不高的代价让出聘约，并在开船那天用小舢舨把儒勒·凡尔纳载到船上。

预定启航的那天早晨，凡尔纳六点钟便起了床，偷偷溜出家门，穿过已渐渐苏醒的尚特内乡村，直接到了格雷努耶尔水道，跟在那儿等他的两名小水手找到了一条小艇，趁着开航前的忙乱，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那艘三桅帆船，把原先约好的那个少年见习水手替换了下来。

早上起来后，凡尔纳的母亲发觉儿子不见了，问遍家里所有的人，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直至中午过后，仍不见他的人影，索菲急了，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故，连忙托住在邻近的戈荣上校骑马去通知皮埃尔。皮埃尔几经周折，才终于打听到他这个淘气的孩子跑到开往印度的“科拉利亚号”远洋船上了。他赶紧搭乘火轮船，及时赶到“科拉利亚号”当晚停靠的潘伯夫，把凡尔纳“逮”了回来。

不消说，凡尔纳理所当然地受到父亲的一顿责骂，并被罚关了禁闭。他不得不向母亲求饶，发誓说：“从今以后，我将只在梦中旅行。”

这当然是赌气话，因为第二年，他就跟保尔乘坐二号火轮作了一次短程旅行，途经国家造船厂所在地安德尔，到达位于卢瓦尔河口的圣纳泽尔，第一次看到了大西洋。成年后，儒勒·凡尔纳更是个地地道道的“旅行迷”。他甚至陆续购买过三艘船，以满足他这种强烈的探索欲望。

经十四年苦心经营，他的父亲皮埃尔的律师事务所名声大震，业务兴盛在全市首屈一指。一八四一年，他们一家搬到让-雅克·卢梭街六号。这儿既靠近商会-贸易中心，离法院也不远，他父亲感到很满意。

同年，儒勒·凡尔纳进入南特王家中学读书。这个小伙子对学业仍无多大兴趣。他跟几位同学组成一个“走读生集团”，放学后，经常到博丹书店。据说，他曾伏在这家书店的一张桌子上，写了一部诗体悲剧。这是他在文学上的第一次认真尝试。遗憾的是，他的这部处女作却无人赏识，当地一个小木偶剧团拒绝演出这个悲剧；他给表亲们朗诵了这个剧本，但连他钟情的卡罗利娜表姐也只是付之一笑，这使得这位年幼的作者感到万分痛苦。之后，他还想方设法追求这个可谓青梅竹马的表姐，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两人的感情鸿沟越来越深了。初恋的苦恼严重地折磨着他，使他对女性渐渐产生某种厌恶之情。

一八四六年，儒勒·凡尔纳顺利地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关于前途问题，他的父亲皮埃尔早就替他筹划好了：他是家中长子，理所当然应该继承父业。因此，在离开学校之后，他父亲便要他开始接受法律教育，把他留在事务所里攻读当时通行的法学著作。可是，到了这年冬天，当他听到卡罗利娜已跟别人订婚的消息时，他再次陷入了悲痛之中。一八四七年四月，在卡罗利娜即将举行婚礼之际，为避免使他再遭受痛苦和打击，他父亲皮埃尔允许他上巴黎去参加首次法学考试。

到了巴黎，他住在性情暴躁的姑母夏律埃尔家里。他对考试满不在乎，却埋头写完了他在早一年冬天便已开始创作的五幕诗体悲剧《亚历山大六

世》。

儒勒·凡尔纳通过了第一学年的法学考试后，先是到普罗万呆了些日子，然后回到尚特内，继续攻读法学。这期间，他依然情绪郁悒，落落寡欢，既为失恋而惆怅，也为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前程而苦恼。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巴黎工人和革命群众拿起武器，筑起街垒，经过几天浴血奋战，推翻了七月王朝，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可是，资产阶级施展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方面颁布“普选权”、“劳动权”的法令，成立“劳动委员会”、“国家工厂”等，采取欺骗手段，麻痹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加紧扩充反革命武装，准备向无产阶级进攻。

五月，资产阶级认为一切都准备好了，便转入公开进攻。五月四日成立的新政府，把工人代表完全排除掉；五月十七日，任命前阿尔及利亚总督卡芬雅克为陆军部长，调集大批军队进入巴黎，逮捕工人领袖。六月二十一日，下令撤销国家工厂，挑起内战。

面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他们在六月二十二日以大规模的起义作了回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页）起义者以四万五千人对抗二十五万人以上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武装，浴血奋战了五天，终于寡不敌众，起义被镇压下去了。随之而来的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恐怖暴行。一万多名工人惨遭杀害，二万五千多人被判处监禁、流放和服各种苦役。

七月初，正是在白色恐怖笼罩巴黎的日子里，儒勒·凡尔纳再度前往巴黎参加第二次法学考试。如果说，在四月份举行的选举中，凡尔纳出于幼稚的动机，曾经走上南特的街头散发传单，支持临时政府，那么，当他这个外省青年只身来到巴黎，看到弹痕累累的房子和被毁坏的建筑物时，他的心境却是十分悲凉的。事实上，他对这场大革命并不理解。他在不能违抗父命的家庭里生活，受着法律观念和罗马天主教精神的双重压力，思想上明显地倾向于保守的一面。

这次考试，凡尔纳再次尝到了主考官突然袭击式的提问的苦头。皮埃尔出于对儿子前途的考虑，决定让他到巴黎学习。从此，凡尔纳开始在文学道路上不断探索，追求。

## 峰回路转十五年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儒勒·凡尔纳和他的朋友爱德华·博纳米搭乘公共马车到了图尔，然后改乘火车来到巴黎。

南特，这个他曾经生活了二十年的海港城市，既有布列塔尼公爵的城堡、圣彼得大教堂等古朴典雅的建筑，又有桅樯如林、繁忙热闹的港口码头，对培养他童年的想象力曾产生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情场失意和对于戏剧的追求和爱好，凡尔纳毅然地、毫无留恋地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在给朋友伊尼亚的一封信里甚至声称，他从此与南特和代表南特的所有东西一刀两断：“啊，我终于要离开了，因为大伙都嫌弃我。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人们称作儒勒·凡尔纳的这个可怜的青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到巴黎后，凡尔纳跟博纳米一同住在古剧院街二十四号一个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父亲怕他只身在外，无人管束，游离浪荡，荒废学业，因此严格控制他的生活费用。凡尔纳每月只能拿到一百二十五法郎，而光房租、伙食两项，至少得花去一百法郎，剩下二十五法郎，还得支付取暖费、照明费、邮费以及购买日用必需品。但是，严重的经济拮据并未能遏止这位豪情满怀的青年的强烈求知欲望。我们知道，凡尔纳如此热心要到巴黎求学，其实还有一个隐秘的目的：那时，他已经迷上了戏剧，并写过几首十四行诗和两部诗体剧。要从事戏剧活动，就得上巴黎。因此，到巴黎才半个月，他便写信告诉父亲，他很想买一套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但父亲大概不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因而拒绝了他这种非分的要求。这样，凡尔纳只好连续三天以干梅子充饥，省下钱来买了一套精装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为了满足看戏的欲望，他甚至主动受雇于剧院当捧场观众。最使他觉得烦恼的是，他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只好跟博纳米轮流穿着一套晚礼服和一双漆皮鞋出入社交界。

为了获取广博的知识，尤其为了满足对文学的兴趣，当时风靡巴黎的沙龙活动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起初，他常常出入于若米尼太太和马里亚尼太太的沙龙，但他很快就发现，若米尼太太的沙龙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合他的口味，而对于马里亚尼太太的宾客们的谈话，他又觉得过于庸俗而缺乏诱惑力。不久，借姐夫夏托尔布的引荐，他成了德·巴雷尔太太的沙龙的座上宾。巴雷尔太太是他母亲索菲的朋友，因此对凡尔纳以礼相待。凡尔纳在这里接触到许多浪漫派的作家。尤其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他得到《自由报》的编辑孔特·德·科拉尔伯爵的青睐。科拉尔伯爵是雨果的朋友。雨果在一八二七年发表了著名的浪漫主义宣言《克伦威尔 序》之后，身体力行，相继发表了大量的浪漫主义戏剧、诗歌和小说，对推动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起了十分积极、巨大的作用。雨果早就成了凡尔纳心中敬慕的人物。科拉尔答应了凡尔纳的要求，一有机会就带他去见这位伟大的作家。

还有一次相会，对凡尔纳的一生也许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在巴雷尔太太的沙龙里认识了一位醉心于手相术的骑士阿尔彭蒂尼。手相术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伪科学，大仲马对这门“学问”很感兴趣。凭着这种关系，凡尔纳很快就成了大仲马家里的常客。大仲马热情好客，十分赞赏这个外省青年的敏捷的口才。凡尔纳也十分钦佩这位其作品风靡整个法国的大作家。他希望与大仲马的接触将能激励自己在文学事业上的雄心壮志。

思想保守、稳重，对巴黎文学界抱有很深偏见的皮埃尔觉察到了儿子越来越醉心于同巴黎文艺界的交往，因而一再向他提出“忠告”，说他投身文

学活动会危及家庭的地位和破坏家庭的安宁，甚至措辞严厉地写信告诫他，他这种行为必然导致毁灭自己。但凡尔纳志向已定：在文学领域立足，“因为我只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他一面跟顽固的父亲说理周旋，一面我行我素，为跻身作家圈子而努力。

一八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大仲马在他创办的历史剧院演出自己的得意之作《火枪手的青年时代》。凡尔纳应邀观看了这场预演，并庆幸自己见到了当时政界和文坛上的一些知名人物。

在大仲马的支持和鼓励下，凡尔纳齐头并进地开始三个主题的戏剧创作：《充满火药味的阴谋》、《摄政时期的悲剧》和《折断的麦秆》。大仲马对后一部独幕诗体喜剧很感兴趣，主动推荐在历史剧院上演。一八五一年六月十二日，凡尔纳终于第一次获得了让自己的作品与观众见面的荣誉。《折断的麦秆》剧情并不复杂：丈夫拒绝把一条项链送给年轻的妻子，两人相持不下，决定采取当时非常流行的打赌方式，折断一根麦秆，之后，谁要是接受对方任何一样东西就算输。两人挖空心思，彼此都想使对方来个措手不及，但始终未获成功。后来，丈夫有事出门，情人上门跟妻子私会，他回来后有所怀疑，便向使女要壁橱的钥匙。他从壁橱里找到他妻子的情人，那串项链却被人偷去了。

这个剧在巴黎连演了十二场，受到观众的欢迎，但凡尔纳却只拿到十五法郎的报酬！同年夏天，凡尔纳回到南特。这时，他在故乡已经成了一个小有名气而引人注目的人物了。十一月七日，《折断的麦秆》在南特公演，上层人士几乎倾巢而出。观众和批评界对这个戏的反应，基本上是好的，但也有人认为该剧“有伤风化”。对此，他的父亲皮埃尔·凡尔纳深感不安，认为儿子正在变成一个“危险的作家”。

一八五一年，凡尔纳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按父亲的心愿，他毕业后必须返回南特参加事务所的工作，但初露头角的凡尔纳决心已定，坚持要留在巴黎。“我留在巴黎是命中注定的。我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但如果当律师，我绝不会比一个蹩脚的律师强。”他父亲虽然认为他正在“陷入地狱”，但终于还是拗他不过，只好让他去碰碰运气。

之后一段时期，凡尔纳在巴黎一面靠给别人上法律补习课，在公证人事务所当文书，在剧院当书记等职挣得一点微薄的收入，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一面狂热地进行写作。短短几年间，他写出了十多个悲剧、喜剧、歌剧。虽然除了他跟米歇尔·卡莱合作编写的脚本，阿里斯蒂德·伊尼亚谱曲的独幕小歌剧《科兰·马亚尔》获得一定成功，演出了四十场之外，其余的剧本都没取得多大成就，但是，他这段时期所作的种种努力并没有白费。他研究法律，从而培养了自己分析问题和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的习惯；他通过写剧本，掌握了语言表达和写作技巧的基本功。这对于他日后创作科学小说，无疑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位年轻作家一直处于窘困之中，从而使他接触到人生的各种严酷的现实，这对于他的世界观的形成，同样起了很大的作用。

正当儒勒·凡尔纳在荆棘丛生的文学道路上刚刚起步的时候，一个性情怪癖、热情开朗的老头儿闯入到他的生活里来，并对他以后的前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老头儿名叫雅克·阿拉戈（1790—1855），曾因写了《环球旅行》一书面闻名于世。阿拉戈是个饱经风霜、阅历深广的探险家，曾创办“阿拉戈航海家协会”，并盲目地或简直狂热地将一批对他表示信任的淘金

者带到美洲的加利福尼亚去采掘金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拉戈的一生就是一部人格化的探险史。在同这位伟大仙旅行家的接触中，凡尔纳重新撩起孩提时代的幻想，而且重新见到了靠泊在费多岛四周的大船。“科拉利亚号”展开风帆，通过阿拉戈娓娓动听的叙述，把他带到了他先前无法去的那些遥远的国土。阿拉戈还有一个哥哥，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在阿拉戈家里，凡尔纳常常遇到其他一些探险家、地理学家和科学家。他们兴致勃勃、海阔天空的交谈，引起了凡尔纳极大的兴趣，并激发了他从小培养起来的探索热情。

在他们的科学精神感召下，凡尔纳的好奇心首先转向地理学方面，而且渐渐地这种好奇心益发强烈，从而使他对各门学科都发生了兴趣。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每天从五点钟起就伏案攻读，还常常跑到国立图书馆，广泛涉猎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各类书籍，积累了两万多张文摘卡片，为他日后施展雄才打下了扎实的科学知识基础。

儒勒·凡尔纳一面潜心攻读，一面埋头写作。他的弓装上了两支箭，虽然在戏剧方面屡遭失败，但他的小说创作却颇有起色。一八五一年，他应出版商皮特尔·谢瓦利埃之约，写了一篇试笔之作《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队》，发表在同年四月的《家庭博览》杂志上。这篇小说的情节十分离奇曲折，全篇穿插了许多地理、经济、植物以及航海等方面的知识，体现了作者对资料的重视，对景物描写所表现出来的魅力，以及对话生动、布局巧妙等独特的风格。一个月后，他的另一篇幻想故事《乘坐气球旅行》也在同一份杂志上发表了。

一八五二年，儒勒·凡尔纳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但他对父亲再次提出要他重新考虑从事法律工作的建议仍置之不理，拒绝在巴黎登记当律师。年初，他被任命为抒情剧院经理塞维斯特的秘书，并且加入了剧作家协会。按照该协会的规定，剧院经理不能在自己的舞台上演出自己和他的职员编写的剧本。为了让抒情剧院能够采纳他的剧本，凡尔纳虽然穷到没钱买换洗的衬衣和必需的手帕，但他仍主动放弃每月一百法郎的薪金，只满足于义务地履行自己的秘书职责。

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凡尔纳仍继续从事戏剧创作，但他并没放松他曾经初显身手的那种新体裁。同年七、八月，他在《家庭博览》杂志上又发表了一个中篇《马丁·帕兹》。这是根据阿拉戈的朋友、秘鲁画家梅里诺的一组水彩画创作的历史故事，描写秘鲁的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之间伴随着感情因素的种族冲突。孔武有力的印第安人马丁·帕兹爱上了犹太富翁萨米埃尔的千金萨拉赫，但出于个人利益，萨米埃尔已将女儿许配给家盈万贯的富商、混血儿塞尔塔。两个情敌挥刀决斗，塞尔塔受伤，被抬到萨米埃尔家里。马丁·帕兹逃跑被园，跃入江中。上岸后，他躲在韦加尔侯爵府上。

这位侯爵虽属最高的贵族阶层，但在一次海难中，他的妻子和女儿双双殒命，从此他萎靡不振，加之在经济上陷于绝境，对现实渐渐滋生不满情绪，因而同情和支持印第安人的正义事业。

一次偶然的机机会使萨拉赫得知自己并非萨米埃尔的亲生女儿，为逃避跟塞尔塔的婚事，她毅然离家出走，找到了马丁·帕兹。马丁·帕兹将她托付给韦加尔，投身到印第安人的反叛运动中去。在战斗中，马丁·帕兹杀死了塞尔塔，缴获了他的皮夹子。里面装着的文书证实，萨拉赫原来就是韦加尔

早年在海难中失散的女儿。其间，马丁·帕兹的父亲桑博率领起义军攻占了利马城，因不了解真情，在俘获萨拉赫后，把她放在一只树皮艇上，让她从一个大瀑布上冲下来，企图置她于死命。小艇顺流而下，行将坠入深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马丁·帕兹及时赶到，抛出“拉索”将小舟套住，不幸他身中一箭，倒在小船上，与萨拉赫一同被淹没在瀑布的漩涡中。

《马丁·帕兹》这部历史小说，显示了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年轻作者娴熟的文学技巧和广博的史地知识。当时，一个叫夏尔-诺埃尔·马丁的评论家说：“在写景方面，儒勒·凡尔纳跟雨果一样，是个充满幻想的人。他从心底里看到各种场景，然后以令人惊诧的准确性将这些场景描写出来。这种准确性使人想到画家的观察本领……儒勒·凡尔纳取得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善于让千百万读者见到他自己从内心里见到过的东西。”就连他那位对文学界一向抱有成见的父亲，在读了这部小说后，也对儿子的才华大加赞赏，甚至怂恿他去申请文学院的奖金。可是，几年的闯荡生活，倒使凡尔纳对巴黎文艺界有了一些认识。他断言拒绝父亲的这种好意劝告：“要获得这种奖金，就得像加入法兰西学士院的荒唐合唱那样施展诡计……与其施展诡计，不如做点更为有益的事情。”

当然，凡尔纳对当时巴黎文坛的种种恶习固然深感不满，但他的确没充分认识到《马丁·帕兹》的顺利发表给他带来的前景。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当时的知识积累还不够丰富、渊博，无法使他在小说这个领域里自由驰骋；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对戏剧仍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道，“眼下，我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把我的整个身心全占据了。”这里所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就是他后来几易其稿的五幕诗体喜剧《蒙娜·丽莎》。在这期间，他还写了独幕歌剧《科兰·马亚尔》和《佩戴牛至花的伙伴们》等。

一八五四年四、五月间，他的另一部较长的中篇小说《扎夏里尤斯师傅》出版了。这部作品同样是应他的好友皮特尔·谢瓦利埃的要求为《家庭博览》杂志撰写的。故事具有寓言性质，情节离奇怪诞，通篇充满诗的激情和深刻的思考，跟美国荒诞派创始人爱伦·坡（1809—1849）的创作手法有些相似。作者在颂扬科学的同时，也嘲弄了对科学抱有狂妄野心的人。

在这部作品发表之后，为了集中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精力去撰写他“乐于撰写的东西”，他辞去了剧院秘书的职务，并搬到博纳-努韦尔林荫道十八号七楼的一间房间里，埋头攻读和创作。很快地他又写出了一部新的小说《在冰川上过冬》。这部小说充分再现了他前两年在敦刻尔克逗留的短暂日子里的难以忘怀的情景。敦刻尔克是法国北部的大海港。这个海港天气阴霾，浊浪汹涌，常使游客大为扫兴，但是，这里的严酷景象非但没使他感到失望，反而唤起了他内心的深沉的回响，为他的丰富想象力提供了养分。他通过虚构一个年轻船长为援救一艘遇难船只而被迫在一块大浮冰上孤零零地度过寒冬的故事，展现了他对北冰洋和神秘的冰川的联想。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后来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海底两万里》中重新出现的一些题材，尤其不难看出《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的某种雏形。

一八五七年一月十日，年近三十的儒勒·凡尔纳跟已有两个小女孩的年轻寡妇奥诺里娜结婚。婚后，他借助岳父的关系和父亲的资助，以证券经纪人埃格利的股东身分进入了巴黎交易所。可是，他的心思不在证券交易上。他虽然放慢了文学和戏剧活动的速度，除偶尔与人合作编写一点喜歌剧之类

的东西而外，写作几乎没取得多大进展，但他始终坚持自己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喝点咖啡，然后伏案攻读，埋头作笔记，为日后创作搜集素材，到十点钟吃过早餐他才上证券交易所去。他到那里去就像上一个俱乐部！当时，金融界跟文学界关系十分密切。他在交易所的门廊底下常常遇到许多文学界和戏剧界的朋友。他在证券交易所的业务相当有限，因而收入低微，仅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一八五九年七月，他应他的好友、音乐家阿里斯蒂德·伊尼亚的盛情邀请，两人同游苏格兰。这是凡尔纳第一次真正的航海旅行。他们月底出发，从波尔多航行到利物浦，然后乘火车往北，尽情饱览了英国著名小说家司各特曾经描写过的、到处弥漫着历史浪漫主义的苏格兰大自然景色。他们游览了苏格兰古都爱丁堡、最大的都市和主要港口格拉斯哥。八月三十日，他们见到了奇幻的北极光。之后，他们又到苏格兰西部的慕尔岛去参观了令人心醉神迷的芬格尔大岩洞和法国工程师布鲁内尔(1806—1859)建造的巨轮“大东方号”。这次旅行给凡尔纳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旅行归来，他带回了不少完整的笔记，并写成了《英格兰和苏格兰游记》。他以后创作的长篇小说《绿光》、《黑印度》，大抵上就是根据这次旅行的见闻和感受写成的，在穿插于《地心游记》、《神秘岛》、《黑印度》、《面对旗帜》等作品中的海底岩洞的形象化描绘，也得益于他参观芬格尔大岩洞的真实体验。

两年之后，也就是在一八六一年六月，他跟伊尼亚再次乘坐伊尼亚的哥哥的货船到挪威和斯堪的纳维亚作为期六周的旅行。可是，他的妻子临产在即，他不得不缩短旅程。八月三日，他刚回到巴黎，他的儿子米歇尔就诞生了。

儿子出世后，凡尔纳的家庭负担更重了，但他尽量摆脱家务的羁绊，一有空暇，就埋头读书、写作。奥诺里娜性情温柔，又是个烹调好手，但凡尔纳总是端上来什么就吃什么，从不挑剔，也很少赞赏她的手艺，这无疑挫伤了这位家庭主妇的自尊心。更有甚者，一旦奥诺里娜对他的深切关怀和孩子的哭闹分散了他的精力，他还唠唠叨叨，唉声叹气。奥诺里娜对他荒废交易所的业务而将时间花在舞文弄墨上深觉惋惜，常常抱怨他“成天价躲进他的气球里”，甚至觉得这样做未免近乎不合情理。有一天，她终于欣喜地舒了一口气，情不自禁地嚷道：“啊，他终于放掉了他的气球！”

《气球上的五星期》是他根据一八五一年八月曾经发表过的故事《乘坐气球旅行》改写而成的长篇小说。作品完成后，他拿去给大仲马过目。大仲马读后很感兴趣，鼓励这位才情横溢的作者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坚持下去，继探险小说之后，创作科学小说，在文学调色板上增添一种新的色彩！大仲马还竭诚尽力，介绍凡尔纳与小说家布雷哈特联系，后来，布雷哈特又将凡尔纳推荐给出版商赫泽尔(1814—1886)。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赫泽尔这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全名叫皮埃尔-儒勒·赫泽尔，与儒勒·凡尔纳恰好同名（按西俗习惯，赫泽尔、凡尔纳是家族姓氏），父亲是阿尔萨斯人，曾在执矛骑兵团当鞍具制造匠。赫泽尔从小天资聪颖，十一岁寄居巴黎，就读于斯塔尼斯拉斯中学，离开学校后到保兰书店当职员，因办事伶俐，深得老板赏识，不出几年便独自办起了一家出版社。他精通古典文学，非常讲究文体，曾以斯塔尔这个笔名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在国立图书馆的赫泽尔展览室里，人们还可以发现巴尔扎克的整页手稿被他抹掉重写！他又是一个激进的共和党人，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是个重

要角色，组成临时政府的名单还是他草拟的呢！他在这个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中担任了外交部的办公室主任，直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就任共和国总统，他才脱离政界。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波拿巴政变，他险遭逮捕，后流亡比利时，直至一八五九年大赦才重返巴黎，继续经营出版业，替他的至交好友普鲁东、拉马丁、巴尔扎克、雨果等人出版作品。

集革命家、文学家、出版商于一身的赫泽尔，具有发现和支持新作者的敏锐的辨识力。他一向关心青年，当时正在筹办一份刊物《教育与娱乐杂志》，并罗致了一批学者和文学家为该刊撰稿。但他总嫌这些专门家的文章有一种说教的味儿，很难为青年读者所接受。因此，当凡尔纳战战兢兢地带着手稿来见他，向他略述了自己长期以来孕育着要写一系列描写已知和未知的世界、描写当代伟大的科学成就的丛书计划时，他一下子就发现凡尔纳具有异乎寻常的素质、学识和禀赋，于是决定聘请他为特约撰稿人，并跟他签订了一份版权合同：凡尔纳每年向赫泽尔提供三卷作品，赫泽尔以每卷一千九百二十五法郎的价格支付著作权。从此，两位儒勒同舟共济，开始了他们震惊世界的《奇异旅行》。

## 震惊世界的《奇异旅行》

一八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囊括在《奇异旅行》中的第一部科学探险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正式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副标题叫“非洲探险”，描写英勇无畏、久经考验的探险家费尔久逊博士，一心要继承前人的事业，为非洲的探测工作做出贡献。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下，一八六二年二月一日，他带着他的朋友凯乃弟和仆人乔，乘坐一只安装有自由升降装置的大气球“决心号”，从非洲东岸的桑给巴尔出发，历时五个星期，经历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危险之后，终于横贯非洲大陆到达非洲西岸的塞内加尔，完成了这次探险任务。

《气球上的五星期》获得成功，宣告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科学小说的诞生。这部小说以地理为题材，其中没有任何情感奇遇的穿插，却能把读者深深地吸引住，这一方面籍赖他善于创造气氛这种独到的、直接与读者接触的表现手法，把读者的想象带入他所描写的环境之中，让读者窥见这些环境的全貌，因而使读者产生亲临其境的强烈印象。作品问世后，许多读者都以为书中所描述的是一次真实的探险活动。有一位名叫勒费弗尔的读者甚至写信给出版社，要求提供有关这次探险的非常有用的资料。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当代科学发现的敏感性。他以巧妙的手法，将他所处时代的丰富的科学技术的新发现贯穿在自己的作品中，从而突破文学与科学之间人为划定的界限，既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又给人以丰富的科学知识。在《气球上的五星期》这部作品中，他对尼罗河的源头作了十分精确的描述，这个地理知识是英国人斯佩克获得的。斯佩克于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才首先发现河源，他返回苏丹首府喀土穆的消息也只是在一八六三年四月三十日才为人所知，这说明凡尔纳对新的科学知识十分敏感。书中还有一处提到，在维多利亚湖西岸居住的卡拉格瓦各部落的妇女是由于经常喝酸牛奶而长胖的。这是斯佩克在深入这个陌生之地考察时才注意到的，但他也只是在一八六三年以后才公开他的旅行见闻，这已经是凡尔纳出版这部作品以后的事了。当然，凡尔纳不可能凭空臆造这些细节，他很可能是从比斯佩克早些时候回来的他的一个合作者那里了解到这些情况的。

《气球上的五星期》先是在法国，继而在全世界获得显赫成功。此后，儒勒·凡尔纳的创作方向确定下来了，而且，他有了固定的稿酬收入，可以无忧无虑地离开巴黎证券交易所，安心地坐下来写作了。可是，每年要完成三卷作品，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像“驮重牲畜”和“苦役犯”那样，在从事着艰苦的劳动。他常常同时创作两、三部作品，在把一个主意抛给读者之后，这个主意又像飞来器那样返回来撞击他的脑袋。他随着自己的主人公，时而遨游太空，时而钻入地心，时而环游地球，时而潜入水底……

一八六三年下半年，凡尔纳紧张地创作小说《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和《地心游记》。第一部小说分两个部分：《英国人在北极》和《冰川》。九月份，他已经将长条校样送到印刷厂，并亲自关心该书的装帧设计。这部作品于一八六四年三月二十日开始在赫泽尔创办的《教育与娱乐》杂志上连载发表，与此同时，他根据赫泽尔的意见，对作品的结尾部分进行修改，直至一八六六年五月修改稿才以单行本形式问世。《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仍以现实报道为基础，它使读者跟随作品中的主人公，沿着从雷根哈特海峡到彭尼海峡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西北航道直抵严寒的北极的同时，能学到一些地

理知识。当时，好几位极地探险家都承认，没有哪一本书比他对船上的生活，所经历的困苦和北冰洋上的奇迹描写得更逼真了，认为这是一部“最出色的航海日志”。然而，在哈特拉期的探险历程中，使人感动的是所创造的扣人心弦的、甚至近乎忧伤的气氛，这种气氛因一系列符合真实情况的细节描写而显得确实可信。在叙述了种种悲剧性的，有时甚至带有虚幻色彩的故事之后，这位小说家又以丰富的想象力，巧妙和笔法穿插了一些让人心胸旷达的场景，读起来使人时喜时忧，回味无穷。

一八六三年冬至一八六四年初这段时间，凡尔纳结识了一位曾经探索过特纳里夫和斯特隆博利火山的物理学家。根据这位地理学家的回忆，他构思了一部从冰岛起程到地心施行的小说《地心游记》。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德国的五十岁的矿石学教授。他偶然得到十六世纪冰岛的一个著名炼金术士夹在一本古书里和秘码文件。凭着他那对科学探索的执着精神，他决定带他的侄儿阿克赛去作一次“最离奇的旅行”。他按照密码文化的提示，在一个沉默寡言、无私无畏的向导汉恩斯陪同下，从欧洲最大的岛屿——冰岛上——的一个死火山陷口滑入地球内部。他们经历了种种始料不及的危险困苦，亲眼见到了这个未知世界里的各种奇妙景象，最后，因罗盘出了故障，给他们指错了方向，他们虽然没有真正到达地心，但这次为时两个多月的探险，却使他们成为轰动世界的伟大人物。

《地心游记》于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式出版。正如作者在该书末尾所预料的那样，“这本《地心游记》大大地轰动了全世界，它被印出来，翻译成各种文字；人们讨论它，评论它，相信者和怀疑者分别以同等坚定的理论来攻击它和维护它。”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部堪称地质学史诗的作品中，凡尔纳以现有科学为依据，展开想象的翅膀，给我们陈述了一个有关地球演变的杰出的幻想，肯定了宇宙和人类曾经历漫长的岁月这一概念，这在当时确实是十分惊人的。一八五九年，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给宗教宣扬的创世说以沉重的打击。一八六三年，当凡尔纳正在加紧写小说的时候，《物种起源》的法文译本也在巴黎出版了。有关古代地球和古代人类的剧烈争论，进入了最后阶段。在这场争论中，凡尔纳似乎并不害怕遭到非难，坚定地站在科学的一边。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的带插图的新版本中，凡尔纳又加进了有关发现人类化石的细节，并通过博闻强记的黎登布洛克的演讲，断然地宣布：“如果我们要有一丝怀疑，就是对科学的诬蔑。”他甚至带着对宗教的蔑视的口气说：“不管怎么样，如果古生物学上的圣·多马（耶稣十二圣徒之一，对任何事情一定要亲眼看见才相信）在这里的话，他们一定会亲手摸摸它，然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可以明显地看出，随着对科学的深入研究，儒勒·凡尔纳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逐渐摆脱罗马天主教的影响而变成一个自然神论者。他坚定不移地追随着现代科学发现的足迹，孜孜不倦地为普及科学知识，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文坛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许多小说家都对星际航行发生兴趣，《月球之行》、《金星之行》、《火星人》、《月球旅行史》等作品纷纷问世，连以写历史小说著称的大仲马，也挥动他那支生花妙笔，创作了一部《月球旅行》的太空探险小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也不奇怪。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中，就曾有过一些太空题材的幻想作品，如琉

善（约 125—192）就写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书中描写被龙卷风卷上天去的船如何进行宇宙旅行并到达月球。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对宇宙的关注更为突出，达·芬奇（1452—1519）就曾提出过真正飞上天去的设想；许多有才华的科学家，如开普勒（1571—1630）、伽利略（1564—1642）、牛顿（1642—1727）等，也以更加接近科学的方式，描写过瑰丽多彩的宇宙空间。在法国，自由思想派作家西拉诺·德·贝热拉克（1619—1655）曾写过《月球上的国家和帝国的趣史》和《太阳上的国家和帝国的趣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在他写的《巨人和小人》中，甚至还出现身高十三米的宇宙巨人。到了十九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显著发展，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因此，以星际旅行为题材的小说更是层出不穷。

以写科学小说为己任的儒勒·凡尔纳，对这样一个充满迷人色彩的题材，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一八六五年，他在《家庭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部以美国南北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突破封锁的人》。历时四年之久的这场内战，终于在一八六五年四月以南部联军统帅罗伯特·李（1807—1870）投降而结束。和平恢复后，那些威力巨大的杀人武器将作什么用呢？那些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大炮制造商，因商业活动突然中断，将寻求什么样的方式去消遣呢？这位小说家以开玩笑的方式作出回答：让他们去轰击月球！必要时，把他们送到月球上去！于是，儒勒·凡尔纳设想了一个方案：用大炮向月球发射一颗载人的空心炮弹。

可是，要实现这样一个大胆的计划并非易事。首先，他要解决制造空心炮弹所用的材料以及发射弹道、猝然发生的加速运动、因与大气摩擦而发热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凡尔纳虽然是以风趣的方式提出这种设想，但他在实施这项计划时却十分慎重。他对物理、数学和化学等各个方面作了精心的研究，并请他的堂兄、高等数学教授亨利·加塞对他所作的各项计算认真地复核了一遍。经过一番精心的设计，巴比康、尼科尔和亚尔当等三位首批宇航员终于坐上有隔音壁的宇宙飞船，到月球去旅行了。但是，由于途中遇到一颗在太空游荡的火流星，它的引力使炮弹逸出轨道，因而无法到达目的地。

这三个沿一条椭圆形轨道环绕月球飞行的宇航员命运如何？焦急的读者要等四年后才能得到答案。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凡尔纳在《辩论报》上连载发表了《环绕月球》这篇小说。它是《从地球到月球》的续集，描写那三位旅行家临危不惧，仔细观测月球的面貌，并通过发射几枚辅助火箭，终于摆脱了环绕月球的轨道，溅落在靠近墨西哥海岸的太平洋里，被一艘美国军舰救起。

这两部小说以令人惊叹的方式，预示了空间旅行的各种实际情况。有意义的是，美国宇航员弗兰克·博曼所驾驶的阿波罗 8 号跟巴比康的宇宙飞船一样，也是从佛罗里达出发，重量相同，飞行高度一样，甚至恰恰掉落在太平洋上离小说所确定的位置四公里处。这当然不可能是简单的巧合，而是证明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求助于科学以证实他的幻想，并将这种幻想升华到将来某一天必定能够实现的方案高度。

儒勒·凡尔纳并不满足于将自己的想象旅行局限在月球的活动区域。一八七七年，他又设想出一个描写一颗彗星从地球掠过，带走了地中海附近的三十六位居民，他们在太阳系漫游了两年，终于趁这颗彗星再度与地球相撞时又顺利地返回地球的故事。这就是《赫克托·塞尔瓦达克》（中译本易名为《太阳系历险记》）一书，它把读者带到了木星以外的空间，从而大大扩

展了太空旅行的范围。

在把他的主人公送上太空遨游的同时，凡尔纳自己却醉心于在海上漂泊。一八六六年，为节省开支，他举家迁往位于索姆河口的克罗托瓦小渔村。这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他常常到海滩漫步，跟渔民们聊天。汹涌的波涛激起他对童年的回忆，撩起了他作海上航行的强烈欲望。不久，他买了一条小渔船，并以他儿子的名字和海峡守护神的名字把它命名为圣米歇尔号。这艘经过整修的小艇既是他的一个工作场所，又是他从事研究和获取具体知识的工具。他常常乘坐小艇在海面上游弋，尽情领略大海的诗意。一八七六年，为了满足对海上生活的兴趣，他又在勒阿弗尔的诺尔芒造船厂订造了一艘长十三点二七米、宽三点五六米的大帆船，取名为圣米歇尔号。可是，他并没将这艘“富于魅力的游艇”保存多久，因为第二年，他又看中了一艘可作远航的蒸汽游船，因而作出一个“疯狂的举动”，用他在合同外完成的《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所得的额外报酬五万五千法郎，把这艘长二十八米、宽四点六米的游船买了下来，命名为圣米歇尔号。在以后几年间，他多次乘坐这艘船远航，曾沿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海岸，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游览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北非国家；曾穿过英吉利海峡，经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丹麦的哥本哈根，进入波罗的海水域。

旅行不仅丰富了他的航海知识，而且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写得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海底两万里》，就是在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之后完成的。那是一八六七年三、四月间，他的著名三部曲的第一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刚开始连载发表，为了熟悉海上生活，为他早两年已酝酿出初步方案的《水底旅行》（后来改为《海底旅行》、《海底两万五千里》，最后又改为《海底两万里》）搜集素材，他和弟弟保尔乘坐“大东方号”到美国旅行。在船上，凡尔纳饶有兴趣地观察巨轮的航行情况和乘客们的举止动态，并详细地作了笔记。踏上美洲大陆后，他们从纽约沿哈德孙河上溯，到达伊利湖，欣赏了闻名世界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这次历时一个月的横渡大西洋之行，极大地丰富了他对海上生活的体验，增强了他对探索海洋秘密的渴望。旅行归来后，他立即躲进他的“浮动工作室”——圣米歇尔号上，埋头创作，到七月底已完成初稿，只是因为对尼摩船长的命运跟出版商有不同意见，这都作品推迟到一八六九年三月才出版发行。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期间，儒勒·凡尔纳受命组织一支海岸警卫队，保卫索姆湾以抵抗普鲁士人。这支海岸警卫队，其实只有凡尔纳自己那艘装了一门笨重大炮的小船，以及总共只拥有三支燧发火枪的十二个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兵。内战期间，凡尔纳对文学创作曾一度失去信心，并于一八七一年夏重返证券交易所，但过了不久，他就离开喧嚣的巴黎，搬到他妻子出生和居住的亚眠市，在那里一直定居至终世。

以一八七二年发表的《八十天环游地球》为转机，凡尔纳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显赫人物。这年六月，他被接纳为亚眠市学士院院士，在欢迎会上，他宣读了几节《八十天环游地球》，作为入会献词。八月，他荣获法兰西学士院一等奖。十一月，《时报》开始连载这部作品，立即引起了轰动，不久又被费城的一家报纸转载。第二年一月，该书单行本正式发行，受到读者前所未有的欢迎。一八七四年改编成戏剧公演，整个巴黎更是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之中，之后又被搬上其他许多地方的戏剧舞台，票房收入一直相当可观。直至今日，斐利亚·福克这位紧迫的旅行者所完成的业绩仍深深吸引着

广大读者和观众。

此后十五年间，凡尔纳的荣誉和财产达到了顶点，他先后发表了《牛博士》（1872）、《盛产皮毛之邦》（1873）、《神秘岛》（1874）、《米歇尔·斯特洛戈夫》（1876）、《黑印度》、《太阳系历险记》（1877）、《十五岁的船长》（1878）、《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遭遇》、《蓓根的五亿法郎》（1879）、《机器房子》（1880）、《大木筏》（1881）、《绿光》（1882）、《固执的凯拉邦》、《南极星》（1883）、《烽火岛》（1884）、《桑道夫伯桑》（1885）、《征服者罗比尔》（1886）等一批较重要的作品。

在深孚众望、身强力壮的年代，凡尔纳曾经说过：“我的生活是充实的，根本没有烦恼的余地。这大体上就是我所要求的一切。”可是，面对一连串不愉快的事情，他的情绪毕竟受到一些影响。

凡尔纳的独生子米歇尔，从小就是个难于管教的顽童，奥诺里娜对他纵容溺爱、百依百顺，凡尔纳则对他冷漠疏远、不理不睬，从而使他养成一种放荡、任性的恶习。早在读中学的时候，他就十分放荡，胡作非为，甚至为满足个人私欲，不惜到处借债。凡尔纳曾把他送到一所教养院关了八个月，但这样做非但没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加深了他的反抗情绪。迫于无奈，凡尔纳竟采取“父亲惩罚”的方式把他送进监狱，后来又把他遣送到印度去住了十八个月。但米歇尔依然劣性不改，凡尔纳一气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一八八一年三月，米歇尔未满二十岁，就带着一个年轻的女歌手私奔，凡尔纳不得不通过出版商，每月从自己的版税中抽出一千法郎让他维持生活。一八八三年年底，米歇尔又爱上了一个十六岁的学音乐的女学生让娜。这下，凡尔纳不仅要供养儿子米歇尔一家（米歇尔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的生活，还要支付被他遗弃的女歌手的生活津贴。在让娜苦口婆心的劝告下，米歇尔才有了转变，但与人合伙开办火炉厂和投身自行车制造业都相继失败，反而背了一身债。在这种情况下，凡尔纳的收益逐年减少。一八八六年二月，他不得不忍痛卖掉他那艘心爱的游船，这对他可是个莫大的打击，这意味着他今后将被迫忍受幽居的生活。可是，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哩：

同年三月，他的侄儿加斯东突然谵妄病发作，向凡尔纳连击两枪，打伤了他的脚部，这不仅给他肉体上带来痛苦，使他从此成了残疾人，而且在他心灵上留下了创伤。加斯东是凡尔纳的弟弟保尔的长子，本来一向好学上进，毕业后曾在最高法院当助理办案员，后来又任外交部任事。叔侄俩感情一直很好。

七月十七日，凡尔纳还在养伤，忽然传来赫泽尔去世的噩耗。凡尔纳跟他共事合作二十多年，一向把他视若自己的“精神父亲”。

翌年二月，凡尔纳的母亲不幸病故，“这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家庭的最后一丝联系也随之消失。”因行动不便，凡尔纳甚至未能参加他母亲的葬礼。

一八八八年，儒勒·凡尔纳年已花甲，自认“已进入垂老之年”。但为了完成“描绘整个地球”的雄伟目标，强烈的责任感又促使他潜心写作。他常想：“放下工作，我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脚伤尚未完全愈合的情况下，他又相继完成了《两年假期》、《无名之家》、《喀尔巴阡古堡》、《小博纳姆》、《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第二祖国》、《机器岛》、《冰川上的司芬克斯》、《面对旗帜》、《壮丽的奥里诺科河》等一系列作品。

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使一些市政的改革

获得成功”，一八八八年他参加了亚眠市议会竞选获胜。嗣后，在一八九二年、一八九六年和一九〇〇年，他又三次重新当选。在担任市议员的十六年间，他一直主管美术工作（包括雕塑、绘画、建筑、音乐、舞蹈、木刻等）。他尽心竭力地履行自己的市政职责，监督投票、主持中学优等生会考、协助储蓄银行和农艺协会的工作。后来，他还担任了亚眠市文艺家协会主席的职务，常常到该协会发表演说。

在青年时代，凡尔纳便患有胃痉挛和面部神经痛，可是，他从来不把病痛放在心上。到了晚年，病情有所恶化，加上头晕、视力模糊和风湿性关节炎，使他十分痛苦。“我怀着作家的痉挛，写起东西来十分费劲，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努力工作……年龄、残疾、忧虑，所有这些都使我变成一块铅锭。”他深居简出，却仍然像一部机器那样有规律地运转。一八九九年，他写信告诉出版商（赫泽尔死后，由他儿子接替）：“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由于我坚持不懈地工作，有一批作品已经写好了，其中有好几部很可能要变成遗作。”他所说的“一批作品”，据统计，共包括十三部。

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当凡尔纳趴在写字台上终于改完最后一部作品《世界主人》时，他的双口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胃功能也极差，每顿饭只能吃一只糖水蛋。

一九〇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当全家大小围聚在他床前时，凡尔纳以深情的、模糊的目光瞥了大伙一眼，然后转身向壁，泰然自若地等待死神的降临。早晨八点钟，他终因糖尿病急性发作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七岁。果然不出所料，在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的抽屉里确实又发现了七部手稿。

## 主要作品介绍

### 《地心游记》

如果说，《气球上的五星期》是一部纯地理题材的作品，那么，紧接着这部成名作之后发表的《地心游记》却是一部地质探险小说。凡尔纳以富于诗意的浪漫手法，向读者介绍了当时有关地质学的最新理论和最新发现。

这次探险活动的导演者是德国约翰学院著名的矿物学教授黎登布洛克。这位学者五十岁，高挑个儿，身体健壮。他博闻强记，学识渊博，不仅受到同行们的尊敬，而且在所有国家科学机关和学术团体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早晨，他在街头的书摊上偶然发现一本装帧十分考究、书页已经变黄的古书。这是十二世纪著名的冰岛作家斯诺尔·图勒森写的关于统治冰岛的挪威族诸王的编年史，还是卢尼文的手抄本！他喜出望外，把书买了下来。回到家里，他连午饭也顾不上吃，就把他的侄儿阿克赛叫到他的书房里，一道欣赏这部珍稀的古籍。阿克赛是个孤儿，从小跟叔父过日子，由于耳濡目染，他对地质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了教授科学实验中的助手。黎登布洛克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这部古书的装帧和字体，突然，从书里掉出来一张染污了的羊皮纸。教授捡起纸片，小心谨慎地摊开来，发现上面布满像咒语似的字体。他虽然通晓各国语言，但琢磨来琢磨去，却始终还是看不懂，这显然是一份密码。这是谁写的呢？后来，教授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这部古书的头几页，才在第二页的背面发现一些模糊的污点。经反复辨认，他终于认出了阿恩·萨克奴姗几个字。阿恩·萨克奴姗，这无疑就是该书的收藏者！羊皮纸上的密码也一定是出自这位十六世纪冰岛著名的炼金术士的手笔。但他为什么要用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书写呢？这里面会不会隐藏着某种重大发明？好奇心进一步激发了这位学者的想象力，他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揭开这个谜。

他把纸片上的一百三十二个字母按数学方式颠来倒去地排列了老半天，仍然没找到合乎逻辑的规律。他愤怒地一拳敲在桌子上，气鼓鼓地冲上了大街。

阿克赛独自留在摆满石头标本的书房里，对着那张纸片发愣。他头脑发热，眼冒金星，这一百三十二个字母仿佛在他面前飞舞，使他喘不过气来。他机械地拿起这张纸来当扇子扇风。突然，在这急促的动作中，当纸的背面转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非常惊讶地看到了一些完全可以辨认的拉丁字。钥匙找到了！要念懂这个文件只需从后往前念！但是，当他读懂全文时，他却陷入极度的恐怖之中。“不，不能让叔父知道这件事，像他这样固执的地质学家，他无论如何总要去作同样的旅行的。”他正想把纸片投入炉火中，书房门突然打开，叔父回来了。

阿克赛极力想保守这个危险的秘密，但终于还是被叔父那种执着的韧性所感动，把阅读文件的秘诀告诉了他。

教授接过纸片，目光迷蒙，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念着：

从斯奈弗·姚可的陷口下去，七月以前斯加丹利斯的影子会落在这个陷口上，勇敢的勘探者，你可以由此抵达地心。我已经到过了。

阿恩·萨克奴姗

念完后，黎登布洛克教授喜形于色，跳将起来，并立刻吩咐阿克赛去收拾行李，作好出发的准备。

可是，阿克赛实在不敢相信这份两百多年前的文件的真实性。更何况，他跟黎登布洛克的教女格劳班小姐正热恋着哩。他俩从小青梅竹马，每天一起摆弄那些宝贝石头，一起贴标签，晚上一道携手散步。他怎么舍得离开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十七岁的可爱少女，去作一次简直没有生还希望的探险旅行？根据众所周知的理论，每往下七十英尺，气温就上升摄氏一度，地球半径有四千英里，那末地球中心的气温大约就是两百万度，就是金子和最硬的岩石也早已融化。那位可恶的萨克奴姗会不会故弄玄虚？

黎登布洛克教授却不是这么看。他认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知道地球内部的情况，关于地心热的说法还没有得到什么证明，为了澄清目前莫衷一是的各种说法，亲自去作这次旅行就显得更有必要。他终于雄辩地说服了他的侄儿。格劳班小姐也鼓励阿克赛不要辜负科学家的侄儿这个称号。

五月二十七日，黎登布洛克教授和他的侄儿启程上路，开始了这次伟大的远征。他们乘火车到达德国北部港口基尔，然后改乘汽船经波罗的海峡到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这里，他们参观了北方古物博物馆，并到造船所去作了五天登楼梯的练习，并从上往下看深陷的地方。六月二日，他们离开哥本哈根，继续向冰岛进发，经十一天海上航行，到达冰岛，受到当地行政官员的热情接待。在一位热心的学者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一位举止文雅、身强力壮的当地人汉恩斯作向导。接着，他们一行三人沿海岸的荒僻道路，骑马到达斯奈弗山脚下的一个村庄，然后雇了三个冰岛人将行李搬运上山。六月二十三日，他们开始攀登五千英尺高的斯奈弗山峰。

上山的路既陡峭又多石。他们沿一条狭窄的小路，列成单行向上攀登。当晚，他们到了雪线以上，不巧遇上了一场令人恐怖的尘暴。一阵巨大的震动使全山摇撼，被旋风卷起的石子像雨点那样打在地上。幸亏向导汉恩斯早有准备，及时带领他们躲过这场危险，要不然，他们肯定会被旋转的浮石、沙粒和尘土打得血肉模糊。

他们到达山顶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三个人筋疲力尽，饥寒交迫，草草吃了点东西后，躺在又硬又凉的花岗石上，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醒来后，他们站在斯加丹利斯峰顶上俯瞰，全岛的景色历历在目，那无穷无尽的、起伏的山峦以及东一点西一点像泡沫似的雪，有如那汹涌澎湃的大海，在他们脚下铺展延伸。面对这雄伟壮丽的景色，阿克赛神迷心醉，仿佛置身于神话般的梦幻之中。

“到陷口去！”黎登布洛克教授惦记着自己肩负的使命，无心欣赏这壮丽的美景。

斯奈弗陷口像个倒悬的空圆锥，斜坡很缓，可以很容易进入比较低的地方。但这毕竟是个火山口，如问装着子弹的枪膛，稍微一碰，子弹就会被打出来，要深入进去，这简直是疯子的行为。但他们没有片刻的犹豫，立即用绳子彼此系住，小心地往下走。中午时分，他们终于成功地到达了陷口的底部。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有三条小道。六百多年前，这座火山最后一次爆发时，熔岩和蒸汽正是通过这三条小道喷发出来的。正在依次检查三条小道的位置的黎登布洛克教授，突然发现矗立在陷口中间的一块花岗岩石的西面有块木板，上面写着的正是“阿恩·萨克奴姗”这个名字。很显然，下面三个洞口

中，有一个就是萨克奴姗的洞口。据那份密码的提示，斯加丹利斯的影子在六月份的最后几天正好射在这个洞口的边缘。可是，偏偏天公不作美，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他们进入陷口的第二天，正值阴天。如果天空再这样阴暗六天，他们的观察就要推迟到下一年，这怎能不令人心焦？

一连等了三天，直至六月二十八日，天气才渐渐起了变化，太阳终于露脸了。中午，当斯加丹利斯的影子最短的时候，它正好落在中间洞口的边缘上。

“那就是路，通向地球中心的路！往前走！”教授欣喜若狂地喊道。下午一时十三分，他们一行三人开始了真正的旅程。他们把粮食、工具、枪支、仪器等易损的物品分成三包背在身上，把衣物、绳索等直接从洞口掷下去，然后借助一根四百英尺长的绳子，一段一段地往下爬。连续爬了十个半小时左右，估计下降了两千八百英尺，他们终于到达这个垂直喷烟口的底面。在这儿歇了一宿后，第二天，又沿着斜向右边的一条小路继续前进。进入这条坑道以后，上面的光线一点也透不进来，他们只好借着路姆考夫电线发出的人造光亮，沿着四十五度斜坡的滑道行走。当天，他们一连走了七个小时，按仪器测定，已经到达海面以下一万英尺的地方，但温度计上只有十五度，看来，地心热的说法似乎真的靠不住。可是，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他们带的水差不多喝去了一半，剩下的只够喝五天了，如果没找到地下泉水，他们这次探险就会前功尽弃。面对这种情况，教授果断地作出了决定：实行配给。

六月三十日，他们继续沿熔岩的坑道往下走，中午到达坑道的尽头，面前却出现了两条路。为了避免在侄儿和向导面前表示踌躇，教授不假思索地用手一指，于是他们就转入了东面的那条坑道。这条新坑道倾斜度不大，他们时而仿佛穿行于哥特式教堂的走廊，时而又好像走进罗马低圆顶下面。当天晚上，他们在绝对清静、安全的地下深处睡了一夜。第二天走了一个上午，他们在岩壁上清楚地看到海草和石松的痕迹。现在出现的不再是花岗岩，而是片麻石、石灰石和页岩，这是志留利亚时期——植物和动物初次出现的时期的地质特征。后来，他们还遇到硬鳞鱼、蜥蜴等动物的遗骸和中世纪的煤层。他们继续往前走，经过一个阔一百英尺、高一百五十英尺的大洞穴后，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一垛上下左右都没有开口的岩壁！事实证明，他们走错了路。可是，往回走到两条路分岔的地方，至少得三天时间，但他们只剩下够一天喝的水了。

没有了水，他们只能以杜松子酒解渴。阿克赛不止一次昏厥过去。直至七月七日，他们才终于半死不活地爬回到岔路口。阿克赛一头扑倒在熔岩地上，那肿胀的嘴唇发出不断的呻吟，再次陷入不省人事的状态中。

就在这危难之际，教授把自己省下来舍不得喝的最后一口水灌到他的嘴里，把他的生命从鬼门关口拉了回来。叔父鼓励侄儿要振作精神鼓起勇气，坚持下去。并说，他经过一番观察，沿另一条坑道往下走，估计一天内就能找到水。

这条原始坑道千回百转，形成一座困人的迷宫。走了整整一天，他们依然没找到水。夜间，他们躺在这个如坟墓一般寂静的石窟里，黎登布洛克教授和阿克赛未免感到有点沮丧，迷迷糊糊，怎么也睡不着。突然，他们在朦胧中好像听见一个声音，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向导拿着一盏灯，独自走掉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汉恩斯回来把他们轻轻摇醒，报告了他们一个好消息：找到水了！他们立刻爬起来，背着行李，跌跌撞撞地跟着向导朝前走。他们走了约半个小时，果然听见左面岩壁后面的流水声。可是，越往前，流水的声音反而越听不清。于是，他们掉转方向，停留在洪流看来最近的地方。泉水的确在两英尺以外急流着，可是却被一垛花岗石壁隔开了。一向沉着镇静的汉恩斯二话没说，举起镐来刨石头。很显然，此举既包含着巨大的希望，也带有同样巨大的危险性：万一发生可怕的岩崩，或者洪流从岩石里突然冲击出来，他们逃命也来不及了！可是，他们实在太渴了，为了消除干渴，哪能管得了这些。

刨了一个多小时，忽然听到一阵嘶嘶的声音，裂口喷出一股水，差点把汉恩斯冲倒。当阿克赛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捧水喝时，他不由得大叫一声：水是滚烫的！他们只好等泉水冷下来，才痛痛快快地喝了个够。

泉水沿着倾斜的坑道往下淌，形成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溪。阿克赛提议把这条小溪命名为“汉恩斯小溪”。接着，教授提议沿着小溪走，这样小溪既可以给他们引路，又可以使他们免受干渴的威胁。

第二天，他们继续前进，穿入地壳。连续走了二十天，他们虽然有些累，但药箱一直没动过。在深入地下四十八英里之后，温度也不过是二十七点六度，这证明越往下温度越上升的说法是错误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照这样速度，他们要走两千天，也就是五年半才能到达地心。但教授始终相信，既然十六世纪时萨克奴娜能够到达地心，他们也一定会成功。

又过了半个月，一切事情还算顺利。可是，八月七日，当他们到了地下九十英里的地方时，却发生一件意外的事：走在前面的阿克赛一转身，发觉只剩他一个人！脚下的泉水也没有了！他带着三天的粮食和一壶水，迷失在深不可测的地球深处。他惊惧，失望，连连发出恐怖的喊声，发疯似地往回奔跑。几个小时后，他筋疲力尽，被岩石撞得头破血流，终于像死人似地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周围仍是一片孤寂。他浑身是血，滚到对面的岩壁旁边，这时，他依稀听见一个很响的声音。他使尽力气喊了一声：“救命啊！”但几分钟过去了，却毫无动静。他又把耳朵贴在岩壁上，这次清楚地听到他叔父在喊他的名字。他们用声音联系上了，用秒表一测，他们之间相距有四英里。阿克赛站起身，没命地往前奔跑。坑道十分陡峭，他发觉自己正以可怕的速度前进着。忽然脚下的地裂开了，他从笔直的坑道里跌下去，头撞在坚硬的岩石上，昏过去了。

阿克赛苏醒的时候，听见叔父那欢乐而亲切的叫声：“他活了！”他发觉自己正躺在厚毯子上，几道奇特的光亮从上面穿过狭隘的洞口射进来，还听到萧萧的风声和浪涛的撞击声，他还以为回到地面了！

休息调养了几天，他的身体基本康复。八月九日，教授带他走出岩洞，到外头去散步。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望无际、波浪翻滚的大海。这三个在坑道中被“幽禁”了四十多天的人，又呼吸到潮湿而含盐分的海风，顿时觉得心旷神怡。他们沿着布满小贝壳的海滩漫步，尽情地领略这个名副其实的“地中海”的奇景。绕过一个陡峭的海角，前面不远有一个高而密的森林，树木的顶冠呈伞形，树干高达三、四十英尺，还有各种别的灰色叶丛的树木。这显然是世界上第二时期——过渡期——的植物。后来，他们还发现许多原始时期的动物遗体，证明这里的地层属于沉积地层。

目前，他们正处在一百五十英里的地下深处，要继续向前，就要渡过大海。汉恩斯用含有矿质的化石木做了一只长十英尺、阔五英尺的大木筏。八月十三日，他们坐上轻快的、式样别致的交通工具出发了。风从东北方向吹来，他们扯起毯子作帆，估计一无可航行九十英里。

第二天，汉恩斯居然在海里钓到一条胸肌发达、没有尾巴的小鲟鱼，接着又钓到不少翼鳍类的鱼，但所有这些鱼全是瞎眼的，连视觉器官也没有。这些鱼味道还不错，大大有利于他们的食物补给。

倒楣的是，连续航行了六天仍不到岸，教授开始怀疑是不是走在萨克奴姗曾经走过的路。他用一根一千二百英尺长的绳子系上一把沉重的铁镐放进水里，仍碰不到底，拉上来一看，却发现铁镐有被牙齿咬过的痕迹。海底里可能潜藏着可怕的巨兽！果然，到了六月十八日那天，木筏被一种巨大的力量从水面上顶起来推到一百多英尺以外，一条四十英尺宽的大鳖鱼正在跟一条三十英尺长的蛇头龙搏斗。这场鏖战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幸亏起了一阵大风，把他们的木筏吹离了“战场”。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八月二十一日，他们遇上了一场暴风雨。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木筏被掀起来，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向前飞奔。忽然，一个半蓝半白、直径大约有十英寸带电的火球在木筏附近滚动着，吸住了木筏上所有的铁器。蓦地，这个球变成无数道喷向天空的火光！教授四肢摊开躺在木筏上，掌舵的汉恩斯浑身带电，一直在吐火……

这场海上风暴持续了好几天，他们被抛落在一个沙滩上，幸亏仪器、粮食、枪支都没有受损。在这四天的暴风雨里，他们估计航行了将近一千英里。可是，根据罗盘测定，他们很可能又回到了原先离开的海岸。面对这个事实，黎登布洛克教授又惊奇，又生气，但是，尽管空气、火、水联合起来给他们制造障碍，他仍坚信人一定能够战胜自然。

汉恩斯把木筏重新修理好了。在出发以前，他们决定勘探一下这块新的土地。他们在冲积层的沉渣土地行走着，忽然发现一大批史前巨兽的遗骸，有无防兽、奇特兽、乳齿象、原猿、翼手龙，甚至还有一个人头！面对这一批无价之宝，教授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竟以一种讲课的声调，对着他假想中的听众，讲起了古生物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是，有一个重要问题他无法解决，就是这些第四纪时期的人和动物是死后才由于地震而落到这个海岸上的呢，还是他们本来就生活在这里的呢？既然他们先前曾遇到过活的海底怪物和鱼类，那么在这荒凉的地洞中会不会有活着的穴居人呢？

急切的好奇心驱使他们作进一步探索，试图发现新的科学宝藏。他们往前没走多远，又见到一片大森林，林中藤蔓交错，溪水潺潺，地上长满苔藓和地衣。然而这些树、丛林植物和花朵，由于不见天日，看来都缺少颜色。突然，他们在森林深处发现一群乳齿象正朝他们这个方向移动。在前面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还有一个身高二十多英尺、像古代猿一般的巨人靠着一棵高大的贝壳杉，看守着这群乳齿象！为避免遭到袭击，他们必须立刻跑掉。他们在极度的惊惶中走出了这片明亮而死寂的树林，向停泊木筏的地方走去。路上，他们偶然发现一把匕首，教授捡起来仔细辨认，确定是十六世纪的东西，来自西班牙。但它的主人是谁？那位主人会不会用它来刻下自己的名字和指示通向地心的路？他们四处寻找，发现在一块花岗石板上有两个剥蚀了一半的神秘字母，不难看出，这正是那位勇敢而异想天开的旅行者阿恩·萨克奴姗这个名字的开头两个字母！

这一发现使他们增强了信心。他们找回木筏，安置好行李，挂起了帆，向北航行，走了三个小时，到达可以上岸的地方，但坑道口却被一块大石堵住。萨克奴姗走过的路已经被堵死，不把石头移开，就到达不了地心。因此，他们只好决定用炸药把这块挡道的石头炸开。

八月二十七日，阿克赛自告奋勇，点燃了引火线，“轰隆”一声，只见巨石像一道幕幔似地打开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刹那间，汹涌的海水流入这个洞里，把他们连同木筏一同带走了。他们互相紧挽着臂膀，才不至被急流冲走。这显然就是萨克奴姗走过的小路，可是由于轻率，他们把海水也一齐带下去了。流速估计每小时达九十英里。他们的行李大都丢失了，只剩下罗盘和时辰表。更糟糕的是，他们只剩下一块干肉和几片饼干，还不够三个人吃一顿。天晓得急流会把他们冲到什么地方，但饿死却是一件无法挽回的已经注定了的事实！

在这危急关头，他们忽然感到一下剧烈的震动，木筏终于停止下坠。等他们头脑稍稍清醒一点的时候，教授发现他们此刻正在一口直径不过二十英尺的狭窄的井里上升。上升速度约为每小时十英里半，照此推算，不用多久他们就会升到地面。但如果这口井一头是塞住的，在水的压力下，空气受到压缩越来越厉害，他们势必会被压死。教授始终保持乐观态度，坚持要大家吃掉仅存的一点食物，以便保持体力，要利用一切可以逃命的机会。

越往上升，温度越高，四周的岩壁在摇撼着，罗盘的指针奇怪地从一个方向转到相对的方向，这显然是地震的征象！但教授断言不是地震，而是爆炸，而且他认为，这是他们回到地面的唯一机会。

是的，他们正处在一个间歇火山的喷口旁边，火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并且在舔着岩壁。他们不时被爆炸性的震动掀起来。起初，木筏下面是沸腾的水，后来是一种粘性的岩流把他们带到陷口，温度计已达七十度。他们迷迷糊糊，只模糊地感觉到连续不断的爆炸、地的震动，以及由于漩涡木筏的摇摆。

当他们重新睁开眼的时候，温暖的阳光照射在他们身上，他们发觉正处在一座山的半山腰，山脚下是一片绿色的树林。两个小时后，他们来到一个果园，贪婪地饱餐了一顿，忽然又在橄榄丛中发现一个小男孩，走近前去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地方是斯特隆博利。

他们从冰岛的斯弗奈进去，从西西里岛北部地中海里的斯特隆博利出来，相距四千英里，把终年积雪的地方换成常绿区域，把寒冷的北方的灰雾换成了西西里的蔚蓝的天空。

在当地渔民的协助下，黎登布洛克和阿克赛告别了向导汉恩斯，于九月九日乘船回到了汉堡。教授公布了他的这次远征经过，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英国贵族院苏格兰十二元老之一、“邓肯”号游船船主爱德华·格里那凡爵士在近海试航，忽然遇到一条鲨鱼。水手们用粗绳子系上吊钩，挂上腊肉，扔海里诱引鲨鱼上钩后，摇转轳轳，把这条六百多斤重的鲨鱼拖到船上。鲨鱼是海中一害，什么都吃。他们按照惯例，用斧子剖开肚子，居然在鱼胃里发现一只细脖大肚的酒瓶。他们敲碎瓶子，从里面拿出几片小纸头，可惜因海水侵蚀，纸片上只留下一些残缺不全的模糊字迹。经仔细推断，也只能弄清大概意思：一八六二年六月七日格拉斯哥港的一只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沉没了；两个水手和船长在三十七度十一分的地方将这个文件丢下海里，请求救援。

爵士查看了地图，船长孟格尔又查阅了一八六二年的《商船日报》，证明当时的确有一艘叫不列颠尼亚号的商船失踪，船长叫格兰特。据判断，失事地点是在南美的巴塔戈尼亚海面。当天晚上，格里那凡爵士返航后，立刻给《泰晤士报》和《每日纪事报》发出电报，要求刊登一则寻找格兰特船长的启事。随后，他又乘坐快车赶往伦敦，请求英国政府派船援救。

爵士走后的第三天，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和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来到他府上求见。海沦夫人出面接待，一问，才知道少女叫玛丽，男孩叫罗伯尔，他们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看到报上的启事后，特意来打听父亲的下落。他们诉说了自己的身世，使海沦夫人感动得眼泪簌簌直流。可是，格里那凡爵士回来后，却带来了英国政府拒绝援救的消息。海沦夫人望着两个悲痛欲绝的孤儿，决心亲自去寻找格兰特船长！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当天，格里那凡爵士吩咐船长把邓肯号开到格拉斯哥港，作好远航的一切准备。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三点钟，邓肯号起航，驶出了碧绿的海湾。清晨，正当海沦夫人和玛丽姑娘在甲板上兴致勃勃地观赏日出时，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看样子既聪明又愉快、年纪约四十来岁的陌生人奇迹般地出现在她们跟前。原来，他就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巴加内尔，是个典型的马虎人，因为粗心大意曾闹过许多笑话。这一次，他原打算乘坐苏格提亚号船到印度考察，却上了要开往美洲去的邓肯号。海沦夫人弄清缘由，热诚地邀请这位学者一同到南美去，巴加内尔欣然同意了。

邓肯号航行很顺利，一个月之间，他们就过了赤道线，来到了南美顶端的那波罗群岛。绕过这个群岛，就是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快到三十七度地带了。他们穿过麦哲伦海峡，把船开进智利的塔尔卡瓦诺港。爵士和巴加内尔乘坐小艇在康塞普西翁古镇上岸，找到英国领事馆。可是，领事告诉他们，他和其他国家的领事都不曾接到过有关不列颠尼亚号失事的报告，爵士和学者只好悻悻地回到船上。但格里那凡不死心，又派水手到海岸的每一个港口去仔细查询，六天过去了，什么结果也没有。格兰特两兄弟很痛苦，海沦夫人以慈母般的怜爱去安慰他们。这时，巴加内尔把那份文件又拿了出来，认真地研究了一番，所得结论跟原先并无两样：格兰特船长在巴塔戈尼亚遇难，很可能被印第安人俘获。突然，他目光停留在“被俘于”这三个字上面，沉思半晌，然后说：“文件上的空白，不应该读成‘将被俘于’，而应该读成‘已被俘于’，这样就一切都明白了。”

大家不懈其意，巴加内尔只好作进一步解释：装有文件的瓶子不是在船触礁时扔到海里的，而是遇难的海员被印第安人掳到内地后，才想法把瓶子扔到入海的河里，因此，文件上的经纬度指的不是出事地点，而是指被拘留的地点。故此，他们只要沿着三十七度线向内地寻找，一直找到大西洋，说不定就会找到遇难的船员。大家对这个预想不到而又合乎情理的解释都感到满意。经过一番周密的商量，他们决定兵分两路：山格里那凡带领一支七人小分队横穿美洲大陆深入查找；女客留在邓肯号上，由船长孟格尔把船驶往东海岸三十七度线的海面上巡航等候。

十月四日，陆上寻访队雇了骡子出发了。在这条连接两大洋的路程中没有一个是客栈。他们在路上吃的是干肉、辣椒拌饭和可能打到的野味，喝的是山中的泉水和平原上的溪水，晚上，只能用褥子裹着身子露天睡觉。

开头几天，旅行没遇到严重障碍。巴加内尔沿途介绍当地物产和风土人情，给大伙增添了不少乐趣。

三天后，他们来到安第斯山脚下。他们要翻过这座山，只有两条路，但不是过于偏北就是过于偏南，只有高达两千米的安杜谷小道离预定路线仅差半度。最后，他们决定走这条小道。这条路果然十分难走，不是怪石嶙峋的山岩，就是泥泞的沼泽地。更糟糕的是，走不多远，由于最近发生一次地震，路给堵住了，连向导都感到无能为力，带着骡队告辞回去了。他们决定自己过山。大家把行李分开，每人背一份，又继续攀登险峻的安第斯山峰。

到了一万一千英尺高度的时候，植物完全绝迹，周围全是冰雪。他们时而跨过刀尖一般的冰凌，时而爬过令人目眩的深坑。由于空气稀薄，大家呼吸困难，牙龈和嘴唇开始往外渗血。他们筋疲力尽，眼见都支持不住了。突然一个队员发现了一座藏在岩石间的小屋。他们爬进屋里，见里面还有泥坯砌成的炉灶，于是分头去找一些可燃烧的高山植物，费了老大的劲儿把水烧开。大家喝上几口热咖啡，又啃了点干肉，顿时觉得舒服多了。忽然间，小屋外面传来野兽的吼叫声。起初，他们还以为是雪崩哩。他们放枪打死了一只原驼，整个兽群便四散逃奔，消失不见了。受了这场虚惊之后，大家偎在炉子旁边，很快就睡熟了。只有格里那凡心里在琢磨这群原驼的奇怪动静，翻来复去睡不着。突然，他又听到一阵远远的、隆隆的、带威胁性的响声。他赶忙叫醒旅伴，冲出小屋。一场大地震发生了，他们脚下的地面正在陷落。他们跳过岩缝，跨到对面的山峰上面，气还没喘过来，这个山峰也像车子一样动起来了。他们乘着这趟“特别快车”不知飞奔了多久，最后莫名其妙地滚到一个山窝里。他们醒过来时，却发现不见了罗伯尔。他们立即分头去找，走遍了所有山谷，爬上了四面的悬崖，连嗓子都喊哑了，依然不见罗伯尔的影儿。

爵士一抬头，突然看见一只兀鹫在他们头顶上转了一圈，然后收拢双翼，箭一般飞落到山背后。他们立即爬上山顶看个究竟，却见兀鹫夹住罗伯尔升起来了。他们束手无策，急得抓耳挠腮。正在这时，山谷传来一声枪响，兀鹫抖了抖翅膀，坠落下来了，罗伯尔得救了。开枪的是一个身材硕大的印第安人，名叫塔卡夫，以向导为业。他告诉大伙，两年前，酋长卡夫拉古曾经捉到一个欧洲人。塔卡夫为他们的勇敢精神所感动，主动提出要带他们去找卡夫拉古酋长。

他们穿越判帕草原区。由于气候炎热，河流干涸，他们面临严重的缺水困难。塔卡夫、格里那凡和罗伯尔三人先到四十里外的地方去寻找蓄水场，

却意外地遭到红狼的袭击，处境万分危急。塔卡夫打算自己先冲出去，把狼群引走，但格里那凡坚持不让这个无辜的印第安人自己牺牲性命。两人正在争执，罗伯尔跨上塔卡夫的坐骑，奔向黑夜茫茫的草原。狼群调过头来，向罗伯尔追去。第二天，安然脱险的塔卡夫和格里那凡与后队会合，才发现罗伯尔也在其中。原来，他一冲出狼围，就吓晕了，直至黎明，才发觉跑上了昨天的来路，幸好遇上同伴，开枪驱散狼群，他才幸免于难。

大家欢叙了一阵，就继续上路了。十一月四日，他们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边界上，就是说，他们走了二十二天，已经走完了近三分之二的路程。他们很快就到达卡夫拉古酋长所在的部落。可是，那里根本没有印第安人，甚至连他们过路的痕迹也没找到。

根据塔卡夫的提议，他们继续向东走。十一月六日，到达独立堡。独立堡是欧洲人在南美建立的一座新城。城中的统帅是个在南美住了二十年的法国人。他热情地接待了寻访队。情况很快就弄清楚了：因为近来阿根廷共和国正发生一场内战；印第安人都跑到北方去了；卡夫拉古酋长的确捉过一个名叫包干的法国人，但这个俘虏去年夏天就脱险回国了。

爵士一行的寻访彻底落空了。他们辞别了统帅，无可奈何地上了路，打算赶到东海岸去和邓肯号会合再从长计议。因为刚下过一场暴雨，一路上尽是白茫茫的积水，行走十分困难，不料途中又遇到山洪暴发，霎时，大地一片汪洋。他们被卷入激流之中，好不容易才发现一棵南美特有的翁比树。他们爬到树上，过起鸟儿的生活来了。巴加内尔利用望远镜上的凸透镜，引太阳光点燃起一堆干苔藓，把罗伯尔打到的几只鸟儿烤熟。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后，巴加内尔又研究起船长的文件来，并对文件作出了新的解释，确认格兰特船长没到南美来，那么失事地点就一定是在澳洲，因为澳洲的维多利亚省也在三十七度线上，那里也有印第安人。格里那凡准备回到邓肯号后再去澳大利亚海岸寻找。但洪水迟迟未退，翁比树受雷击起火，爵士命令大家逃到上风头去躲避火灾，不料一阵凶猛的飓风袭来，把燃烧着的翁比树连根拔起。翁比树倒在水里，像船一样被激流冲跑了。他们抱着树干，随时准备应付鳄鱼的袭击。漂流了好几个小时，才终于在一个海滩上登陆。他们在重重险境中居然还能活下来，真叫人又惊又喜。经过筋疲力尽的跋涉，他们终于到达大西洋岸边，回到邓肯号上。

“要有信心，朋友们，我们有把握找到格兰特船长！”格里那凡鼓励大家说。邓肯号掉转船头，向澳洲开去。开船后，正遇上顺风，邓肯号航行得又快又稳。一路上，几个岛他们都查询到了，但始终没得到半点有关格兰特船长失事的消息。邓肯号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在还有四天的航程就要到达澳大利亚的百奴衣角的时候，风突然停止，接着又刮起台风。风大浪高，邓肯号像皮球似地在浪峰上颠荡。忽然，船身猛烈倾斜，邓肯号被冲出航线，原来是发动机坏了。孟格尔下令扯起三角帆，靠风力前进。船像脱缰的野马，向澳洲海岸奔去。

第二天一清早，孟格尔发现一个双峰环抱的小港，如果能冲进去，可以躲避风暴。可是前面涌起滔天巨浪，证明港口有暗礁。船速无法控制，邓肯号随时有触礁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爵士叫大家作最后的准备。孟格尔冷静机智，吩咐大家把海豹油倒进海里。这一招果然奏效，粘重的海豹油铺上海面，浪峰被压下去了，邓肯号趁势飞掠过去，驶进了小港。风险终于过去了，但游船毁损严重，机器已不能转动。待风暴平息后，他们决定趁风

力航行到百依奴角，先寻找格兰特船长，然后再航行到墨尔本去修理船只。他们一面前进，一面寻访，十二月二十日，游船终于驶近百依奴角。

按文件上说，不列颠尼亚号很可能在这里沉海，因此，全船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这百依奴角上。格兰特姐弟俩的心情更是激动，他们寸步不离地伫立在甲板上，目光炯炯地搜索着海面。可是，他们搜遍了海湾，爬上七、八丈高的巉岩，依然没发现任何踪迹。根据巴加内尔的建议，他们决定登陆寻访。上岸不久，他们到了一个新开垦的庄园，受到主人的欢迎。这位热情好客的爱尔兰人告诉他们，他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从未听说过不列颠尼亚号在百依奴角沉没的事。这一来，他们的澳洲之行又扑空了。玛丽禁不住哭了起来。

正当大家陷入极度失望的时候，两个月前才到农庄做工的一个名叫艾尔通的雇工突然宣布说，他知道不列颠尼亚号的事。他是格兰特船长的舵手，据他说，不列颠尼亚号到澳洲后，受到英国殖民地总督的迫害，被迫绕行到澳洲东海岸，不幸在那里触礁沉海。失事后，他被土人俘获，作了两年苦工，新近才得以逃脱。他肯定地说，如果格兰特船长还活着，一定在澳洲大陆上。艾尔通的陈述，重新燃起了人们希望的火焰。格里那凡决定让大副奥斯汀把邓肯号开到墨尔本去修理，其余的人，包括船长孟格尔和格兰特姐弟都参加寻访队，去作一次沿三十七度线横贯澳洲的旅行。这次旅行条件比上次好多了，农庄主人自愿供给他们最强壮的牛和马，还特意两位女客——海沦夫人和玛丽造了一辆舒适的牛车。

十二月二十三日，旅行队告别了农庄主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穿过富饶的阿德雷得草原、维多利亚森林区和亚历山大金矿地带，沿途饱览了独特的自然风光，也看到了统治者给澳大利亚土人造成的极度贫困和苦难。在渡过维买拉河的则候，由于河水暴涨，牛吃不住水力，顺水往下漂流，幸亏大伙同心协力护住牛车，人畜才安全过了河。但车厢前面被石子砸破，格里那凡骑的马，前蹄上的马蹄铁也失落在河里。艾尔通自告奋勇，到附近的黑古镇去请工匠。第二天，艾尔通带着一个样子丑陋、举止诡谲的工匠回来，引起了格里那凡的注意。

车子修好后，他们继续前进，来到卡斯门车站的时候，正遇上火车坠桥的惨案。据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官猜测，这件惨案很可能是流犯们干的。后来，据《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报》透露，这伙流犯的头目叫彭·觉斯，是个有名的强盗。在有女客同行的情况下，格里那凡担心途中会遭到越狱流犯的袭击，因此打算改变计划，先到墨尔本，回到邓肯号上，然后乘船到东海岸去寻访格兰特船长的踪迹。但艾尔通认为，凭寻访队的实力，足可以对付流犯的袭击。大伙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又继续前进了。

经过一个土人区后，他们来到了阿尔卑斯山境。这山脉绵延一千五百英里，花岗石的山峰高高耸立，到处是深浅难测的河滩，山坳里的小路又陡又窄。他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上山，这段行程既艰苦又危险。走着走着，不知是因为疲劳过度，还是由于别的原因，一匹马突然死去，过了几天，又接连有两匹马和三头牛倒地死去。经仔细检查，却找不出闹传染病的症状。眼下只剩三头牛和四匹马了，但离吐福湾还有一百二十英里路，女客走得了吗？

真是祸不单行。第二天，在离斯诺威河不过半英里路的地上，牛车深深陷到泥潭里。格里那凡只好下令停止前进，在河岸歇宿。半夜，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直至天明，雨才停止，但太阳光仍透不出云层，地上积着

一滩滩黄水。格里那凡一边吩咐把陷在烂泥中的牛车拖出来，一边招呼艾尔通和孟格尔去牵牲口。可是，使人感到奇怪的是，牛和马统统不见了。这些牲口都套着绊绳，根本不可能跑远。忽然，他们听见草丛中有马嘶声，拨开茂密的草丛一看，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原来，昨天还好端端的牛和马，都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只有一头牛和一匹马还活着。格里那凡竭力保持镇静，召集大家商量怎样过河，怎样继续往前走，艾尔通首先发言，建议马上派人到墨尔本去，通知邓肯号开到吐福湾，并自告奋勇，愿意执行这项困难的任务。格里那凡正在给大副写信，命令他火速把邓肯号开到东海岸，这时，对艾尔通的诡秘行为早有警觉的麦克那布斯少校当场识穿他的阴谋，指出他就是那个强盗头子彭·觉斯。彭·觉斯这名字一说破，登时引起了晴天霹雳。艾尔通突然挺起身子，举起手枪，砰地一声，击伤格里那凡爵士，随即一闪身钻进树林，跟早已藏在那里的匪徒会合了。孟格尔船长迅速将海沦夫人和玛丽推上牛车隐蔽好，然后跟少校冲进树林。可是，匪徒们已经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了。

原来，艾尔通早就图谋不轨，想把邓肯号弄到手。那次，他主动要求去请工匠，目的是要去给他的同伙报信。而工匠故意给格里那凡的坐骑钉上三叶形的马蹄铁，为的是让那伙匪徒跟着这个暗记追踪他们。昨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少校突然醒来，感觉到有一种特殊的亮光刺激着眼睛，于是掀开帐篷走出外面，发现一种蘑菇在放射磷光，煞是好看，正想回来叫醒巴加内尔，好让这位学者饱饱眼福，欣赏一下自然界的这种奇景。不料，他分明看见前面有三个人，其中之一就是钉马蹄铁的那个工匠。他隐蔽在深草丛中，仔细观察这伙强盗的动静。从他们的言谈中得知，艾尔通就是那个强盗头子彭·觉斯，旅行队的牛马是他用胃豆草毒死的。这三个匪徒钻进树林深处后，天忽然下起大雨，少校不愿意一个人冒险去追踪匪徒，也不愿意惊动还和大家睡在一个帐篷里的艾尔通，于是暗地嘱咐放哨的水手多加注意，就悄悄回到帐篷里。

听完少校的叙述，大伙气得咬牙切齿，大骂艾尔通这家伙没良心。玛丽更是心疼欲碎，万没想到父亲船上的水手还会骗她。大家围过来安慰格兰特的两个儿女。格里那凡伤势不重，包扎了伤口后，就对大家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艾尔通一定会马上赶到墨尔本港去骗劫邓肯号，所以当前最要紧的是派一个人去跟邓肯号取得联系。大家都争着要去，抽签结果，水手穆拉地抓到了送信的任务。格里那凡因胳膊疼痛无法执笔，只好请巴加内尔代劳，但学者正在思考问题，心不在焉地一挥而就，爵士也没看他写什么，就签了字，上了封。当晚，穆拉地带者这封信出发了。

穆拉地走后，风刮得更紧了。除留了两个人站岗外，其余的人都挤到牛车里歇息。忽然，狂吼的风声夹杂一声枪响传进他们的耳鼓。穆拉地显然遇到了危险。但少校认为，这是彭·觉斯的诡计，想把他们引出去逐个消灭掉。

过了一会儿，他们听见穆拉地的呼救声，接着又望见一个人影沿丛林爬过来。格里那凡、少校和孟格尔冲进狂风急雨中，把气息奄奄的穆拉地抬回来。穆拉地喃喃说了几个字，便昏厥过去了。格里那凡摸摸他的口袋，给大副的信不见了。第二天，他们赶到昨夜闹事的现场，见那里遗留着两具尸体，穆拉地的马却没有了。他们估计匪徒们是到墨尔本劫船去了。情况十分严重，如不赶在彭·觉斯之前到达吐福湾，邓肯号就必然会落入贼手。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马上就走。可是他们找不到渡河的船，上游的竹桥又被匪徒烧毁

了。他们只好自己动手做了一只木筏，好不容易到了对岸，忍着饥饿和伤痛，赶了三天的路，来到一个小镇，租了邮车，又跑了一天一夜，才赶到海边，却连个帆影也没见着。巴加内尔核对了一下方位，这里正是和邓肯号约定来接他们的地方。因这几天正刮着大风，他们估计邓肯号可能还停在港里，于是又坐上邮车，往吐福湾跑去。到了港口，询问了海关人员，说吐福湾一个星期没来过一只船。发电报到墨尔本船舶保险经理人联合会一了解，才知道邓肯号早几天已经启航，但去向不明。毋庸置疑，游船已经落到彭·觉斯手里，变成一只海盗船了。横贯澳大利亚的旅行，就这样以希望开始，绝望告终。

失去了邓肯号，他们怎么继续去寻找格兰特船长呢？玛丽强忍心中的悲痛，外表显得十分沉着。孟格尔佩服她这样刚强、坚忍，向她表示，一定要找到格兰特船长，决不半途而废。玛丽感激地把手伸给他，接受了他这个庄严的诺言。

当天，他们决定搭乘货轮去新西兰的首府奥克兰，再从奥克兰乘邮船回国。巴加内尔还说明了一下事实：奥克兰恰好位于三十七度线上，因此，这是一个很现成的机会，很可以利用到新西兰的机会在沿海一带再搜索一番。

第二天，他们回到吐福湾，登上来往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口岸的麦加利号。麦加利号是一艘二百五十吨级的双桅帆船，航速很慢，船主又是个酒鬼，很少管事，水手们自然也都学他的样，终日酗酒胡闹。开船六天了，还望不见奥克兰海岸，照正规，他们早在一天半以前，就该看到奥克兰的信号灯了。货船逆着海流前进，不断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天又不断地下着雨，孟格尔船长心情十分焦躁，冒雨呆在甲板上，在云雾缭绕的海面上搜索着，希望能见到陆地。当天夜里，孟格尔所担心的事情果真发生了。

入夜，风力骤然加大，风向也变了，巨浪猛烈地拍打着麦加利号，把大量的海水冲到船上，排水口都来不及排泄。这么一来，这只笨船面临笔直下沉的危险。孟格尔建议砍破舷板，让水容易流出去，但船主坚决反对这样做。

快到十一点半钟的时候，一个回澜扑来，把船推向近陆的险滩。这时，船主才惊慌起来。孟格尔当机立断，抢过船舵调转船头，把船驶离了海滩。但孟格尔不知道方位，不一会儿，砰地一声，麦加利号碰到了岩石，桅杆支索撞断了，船向右倾斜三十度，一动不动了。第二天，孟格尔一清早就爬上甲板，透过清晨的薄雾，发现离他们九海里的地方有座灯塔，那显然就是陆地。旅伴们也兴奋地奔到甲板上来，可就是不见了船主和他的那帮酒鬼船员。原来，他们趁着黑夜，放下船上那只唯一的划子逃走了。眼下，他们只有两个脱险办法：一是把船弄出礁石区，开往海里；一是做个筏子上岸。孟格尔又当起船长来了，他指挥大家先把桅上剩下的帆面全落下来，然后把锚抛下去。可是，等到涨满潮的时候，船依然没浮起来，第一个办法算是失败了。接着他们只好动手做木筏。但乘坐这样的木筏是无论如何划不到奥克兰的，必须在附近上岸。这时，学者巴加内尔提醒大家说，由于英帝国主义经常侵略新西兰，残酷屠杀当地土人，引起土人的极端仇视，所以土人最恨英国人，结成了向英国人复仇的联合部落。可是，船很快就会被风浪打坏，非赶快离开不可。于是，到了二月五日上午十点钟，他们就乘坐木筏向岸上出发了。走了一天一夜，木筏终于近岸。

他们上岸后，打算沿海岸向奥克兰前进，可是，天公不作美，偏偏下起了急雨，他们只好在一个石洞里躲了一夜。

第二天，巴加内尔捧着一份地图，领着大家绕奥地湾的岸边前进。开头两天，他们没遇到更多的困难，可是，在第三天夜里，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们竟胡里胡涂地钻进毛利人的窝里宿营。半夜，他们在睡梦中被土人抓住押到一只小艇上。这些毛利人说话也夹着英语，格里那凡知道他们是和英国军队打仗撤退下来的，正准备召集沿江部落再去和英军会战。两天后，他们被带到一个建在峻峭悬崖上的毛利人的城堡，在怒容满面的新西兰土人的辱骂声中，被押到供神的“华勒阁”去。在审讯中，格里那凡肯定自己是英国人，并反复说明他们只是旅行者。但外号叫“啃骨魔”的部落酋长仍坚持要拿他们去换回被英军俘虏的毛利族大祭师。

根据毛利人的习惯，俘虏是一个换一个的。这使格里那凡大伤脑筋。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一个叫卡拉特特的酋长当众侮辱海沦夫人，格里那凡忍无可忍，拔出预先暗藏的平枪，当场杀死了卡拉特特。枪声一响，土人立刻像浪潮一般涌过来，格里那凡的手枪一下子被夺走了，眼看灾难就要发生，这时，“啃骨魔”却一边高喊“神禁”，一边制止住愤怒的群众。不一会儿，格里那凡他们被押回临时牢狱，但罗伯尔和巴加内尔却不见了。

三天后，“啃骨魔”接到报告说，大祭师被英军杀害了。他当即来到囚禁俘虏的“华勒阁”，正式宣布，明天太阳起山的时候，把格里那凡一行全部处死，为大祭师和卡拉特特复仇。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旅行队个个感到十分震惊。令人焦急的一夜，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凌晨四点钟光景，少校忽然听到一阵轻微的响声，仿佛有人在外面挖墙扒土。半个小时后，洞挖穿了，原来是小罗伯尔。他是趁格里那凡开枪后的那一阵混乱逃跑的，在树丛后面躲了两天后，他在土人的棚子里偷了一把刀和绳子，便来救他们。时间十分宝贵。洞外是一堵垂直的峭壁。罗伯尔拴好绳子，格里那凡夫妇首先顺绳子溜下去。突然，响起了石子滚下斜坡的声音，在牢门外看守的那个毛利人有所警觉，但他静听片刻，没发现再有什么动静，就又回到伙伴们那里去了。紧接着，旅行队一个接一个逃出了“华勒阁”，钻入到最深的山谷里。

蓦地，他们听到一阵骇人的咆哮声，土人向他们追过来了。他们赶紧爬上山顶，土人离他们不到五百英尺了。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土人却仿佛接到一道严厉的禁令似的，突然停止了追赶。原来，埋葬卡拉特特的坟墓就设在这座山上，这座山对毛利人也是被“神禁”的。

他们爬进墓室，却发现里面有个“土人”正在安闲自得地用早餐。他不是别人，正是经过乔装打扮的巴加内尔。原来，他也是趁那一阵混乱逃走的，但他逃出来后无意中又落入另一个毛利族酋长的手里，当了三天俘虏，他才咬断绳子逃脱，躲到这座被“神禁”的山上。如今，他们幸免于难，人员都齐了。巴加内尔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利用毛利人的迷信习俗，人为地制造一个火山喷口，把他们轰走后，再大摇大摆地离开这座山也不迟。他的计划果然成功了。毛利人见大量的蒸汽和熔岩从喷火口里冒出来，以为大神真的显灵，要惩罚那些亵渎圣山的逃犯，因而表现出一种迷信的恐怖，纷纷逃到附近的高地上，然后排成一行一行，回城堡去了。

格里那凡一行趁着黑夜，带着从墓室里弄到的粮食和武器，成功地脱险了。他们穿过湖泊区，越过灌木平原，经过五、六天的坎坷旅程，终于到达太平洋的海岸。

这一行人正沿着海岸徬徨的时候，忽然，在离海岸一英里的地方出现了一队土人，他们挥舞着武器，向他们奔来。格里那凡等人已经到了海边，没有地方可逃了，只好拿出最后一点力量来和敌人拚一拚。这时候，孟格尔忽然叫了起来：“一只小艇，那里有只小艇！”果然，在离他们二十步远的海滩上，有一只独木舟，上面还有六把桨。他们这些人立即奔过去，把小舟推下水，爬上去，划着逃走了。只有十分钟，他们就在海面上走了四分之一海里。孟格尔一抬头，吃惊地看到土人划着三只小艇追了上来。他们拚命向大海划去，一直与土人的船保持原来的距离。过了不久，他们终于划得筋疲力尽，速度慢了下来，土人的船划近了……忽然，站在船尾的格里那凡发现海面上有一艘汽船正向他们这边驶来，说：“是邓肯号，彭·觉斯不会放过我们，我们前后都说是死路一条！”这时，土人的枪密集地射过来，邓肯号游船上发出的一个炮弹也从逃亡者的头顶上飞了过去。他们遭到枪炮的前后夹攻，只好束手待毙了。孟格尔举起斧头，正要把小艇砍个洞，以便连人带船一齐沉到海底，却被罗伯尔一声大叫阻止住了。“奥斯汀，是我们的大副！”恰在这当儿，又一颗炮弹从他们头上飞过，正好击中土人的一只独木舟，那些土人吓慌了，掉转头就跑。

十名逃亡者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安然回到邓肯号上了。原来，一贯粗心大意的巴加内尔在给格里那凡起草那份信件时，由于想着心事，再次“粗心大意”，把澳大利亚东海岸写成了新西兰东海岸，结果游船非但没被彭·觉那帮流犯劫走，反而让彭·觉斯露出马脚，被关押在邓肯号上。

可是，在提审化名彭·觉斯在新西兰流窜作案的艾尔通时，他却泰然自若，拒绝说不列颠尼亚号失事的地点和有关格兰特船长的情况。格里那凡和大家商量后，决定由大西洋的航线开回苏格兰。经海沦夫人主动请求，爵士允许她去说服艾尔通。艾尔通被带到夫人的房间里来了，玛丽也参加了谈话。艾尔通的态度终于软了下来，再见格里那凡爵士，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当他说出他知道的一切后，希望不要杀他而将他放到一个荒岛上。

原来，艾尔通的确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在航行了十四个月后，他想到海上作海盗，便与格兰特船长发生争执，甚至想拖着船员一齐叛变，夺取那只船。格兰特船长忍无可忍，一八六二年四月八日，在澳洲西海岸把艾尔通赶下船了。之后，艾尔通化名彭·觉斯，做了流犯的头目。后来，他到了那个爱尔兰人的农庄里干活，待机想抢劫一只船。两个月后，邓肯号来了，他就跟流犯串通，决计要把邓肯号弄到手。至于格兰特船长失事的情况，他只是在格里那凡来到农庄时才有所听闻。

艾尔通被带走后，巴加内尔又研究起格兰特船长最后送出的文件，并对它作出新的解释。虽然前两次解释证明都是错误的，但有一点仍可以肯定，那就是不列颠尼亚号是在三十七度线失事。因此他们决定最后一次沿三十七度线航行，并把艾尔通丢在途中的一个荒岛上。

两天后，他们接近玛丽亚泰勒萨岛。孟格尔远远望见荒岛上升起一股轻烟，估计岛上有人居住。夜里十一点钟，旅行队的人都回房去睡了，唯独玛丽和罗伯尔两姐弟仍然伫立在楼舱顶上，想念着他们的父亲。忽然，他们依稀听到波浪中发出“救我呀，救我呀”的呼声。出于本能的反应，他们断定是父亲在呼救。第二天天刚亮，大家来到甲板上，向荒岛贪婪地望着。忽然，罗伯尔大叫一声，原来他看见有人在岛上跑着。格里那凡、孟格尔、巴加内尔和格兰特的一双儿女，坐上小艇，向荒岛开去。岛上的落荒者果然是格兰

特船长。父子三人默默无言地紧抱在一起，全体船员也都落下了快乐而辛酸的泪水。

格里那凡的旅行队经过五个月的探险旅行，循着南纬三十七度线环绕地球一周，终于胜利地回到苏格兰。

## 《海底两万里》

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日，加尔各答——布纳希汽船公司的喜金孙总督号，在澳大利亚海岸东边五英里，碰见一个巨大的游动物体。这个不可解释的物体会向空中喷出两道一百五十英尺高的水柱。

同年七月二十三日，西印度——太平洋汽船公司的克利斯托巴尔哥郎号在太平洋也碰到这个怪物。两次巧遇，时间仅隔三天，地点却相距七百里（指法国古里，一古里约合四公里），说明这个奇怪的鲸鱼类动物能以惊人的速度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

十五天以后，在离上述地点两千里远的地方，有两艘船在大西洋海面上同时看见这个估计有三百五十多英尺长的怪物。

接连不断地传来的消息，不仅轰动沿海居民，也轰动世界舆论。有人把这件事当作谈笑资料，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海上怪兽。在学术团体和科学报刊中，相信者和怀疑者各执一词，争论了六个月，仍毫无结果，渐渐争论引起的风波就自然平息了。岂料，一八六七年三、四月间，又接连发生了两起撞船事件，使舆论再次哗然。但究竟是撞上了暗礁呢？还是撞上了一只沉没的破船？谁也没搞清楚。正在这时，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教授彼埃尔·阿龙纳斯先生在《纽约先锋论坛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地球上存在一种巨大的独角鲸。这篇文章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于是，大家只好把这两次撞船以及从前原因不明的航海遇难事件都算在这个怪物的帐上。

由于它的存在，五大洲间的海上交通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大家都坚决要求不惜任何代价清除这条可怕的鲸鱼怪。因此，北美合众国决定派林肯号去作一次清除独角鲸的远征，并邀请阿龙纳斯参加。阿龙纳斯欣然应命，带着跟随他十年之久的仆人康塞尔来到纽约。随即，林肯号在成千上万好奇的人们的欢送下启航，很快就驶入大西洋。

林肯号是一艘二级战舰，配备有歼灭性武器和一支精干的船员队。出航以后，全体船员都十分注意观察海面，希望首先发现这条独角鲸，好获得二千美元奖金。七月，林肯号驶进离怪物活动最近的太平洋中部海面，足足搜索了三个月，什么独角鲸，潜在水中的海岛，沉没的破船，飞走的暗礁，以及什么神秘的东西，却都没有看见！船上开始充满了失望的情绪。十一月二日，舰长法古拉许下诺言，如三天之内怪物还不出现，就立刻返航。

两天过去了，怪物依然没有出现。林肯号以低速度慢慢前进着。晚上八点钟，全体船员正趴在缆索梯绳上面观察，忽然，鱼叉手尼德·兰高声喊道：“瞧，我们寻找了多时的那家伙就在那里，正斜对着我们。”一听到喊声，舰长立刻发出停船命令。果然，离林肯号右舷约三百七十米左右，海面映出一团光亮。不一会儿，光亮向他们逼近，舰长只好命令开船，以防不测。岂料，独角鲸也动了起来，始终跟战舰保持一定的距离。快到半夜的时候，它突然不见了。但隔不多久，却听见它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啸声。直至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海上的浓雾渐渐消散的时候，尼德·兰才又发现那个怪物。它浮出水上一米多，距战舰有一海里半左右，从鼻孔吐出两道四十来米的水柱。舰长立即命令增大火力，全速向怪物冲去。一场紧张的追逐开始了，但那个可恶的动物始终保持跟战舰同样的速度，也是每小时十八海里半！在这种情况下，舰长只好命令开炮，但第一发炮弹没有打中，第二发炮弹虽然击中了，却从它圆圆的身上滑过去了，这一天，估计它走了不下五百公里的路程。

黑夜降临，战舰停止了追击，那条独角鲸好像也跑累了，在三海里远的海面上停着不动。这可是一个好机会。战舰小心谨慎地慢慢前进，当距离那睡着的动物不到二十英尺远的时候，尼德·兰使劲地挥动胳膊，把鱼叉投了出去。就在这当儿，独角鲸熄灭光亮，喷出两道巨大的水柱，撞倒船上的人，折断了护樯桅的绳索。阿龙纳斯教授站立不稳，从船的栏杆上被抛掷到海里去了。

他在水中极力挣扎，忽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拉住，原来是康塞尔跳到海里来救他。康塞尔告诉教授，战舰的舵和暗轮都坏了，无法掌握方向，现在他们只好指靠大船上的小艇来救。但他俩游了整整两个小时，却始终没见有人把小艇划来。这时，他们已筋疲力尽，渐渐支持不住了，突然听到从怪物的腹部发出一个声音，并遂即撞在一个坚实的物体上。与此同时，他们遇着投叉手尼德·兰，他也是在战舰被撞时掉到海里去的，但他几乎立即就到了一个浮动的小岛上。后来，他又发现，这个小岛是用钢板做的。他们三人现在正躺在一只潜水艇的脊背上，被慢慢地拖向西方。天亮时，他们被八个蒙脸大汉拖进了可怕的机器中。

他们被关进一个黑黝黝的舱房里，过了半个钟头，才进来两个人。可是，他们说法语、英语、德语、拉丁语，那两个陌生人都听不懂，而且没作什么表示就又走了。隔一会儿，一个侍者给他们端来三份烹调得很精致的菜肴。他们发现餐具上都有一句题词：“动中之动”，中间还有一个字母 N，据估计，N 可能是在海底下发号施令的那位神秘人物的姓名开头的一个字母。他们吃饱了肚子，又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后，他们呼吸到一股带海水咸味的新鲜空气，原来，潜水船浮出水面了，空气是从房门上面开着一个通气孔进来的。

看样子，他们要逃出这海底监牢，是绝对办不到的，要夺取这只潜水船，更是不可能。尼德·兰正在大发脾气，恰好侍者进来了，他忍受不住，猛扑过去，把侍者按倒在地，扼住他的喉咙，这当儿，他背后突然有人用法语说：“您不要急，尼德·兰师傅。”

说话的人正是这艘船的船长，名字叫尼摩。他身材高大，神情自信、坚毅，是个不明国籍、自称“跟整个人类断绝了关系”的神秘人物。尼摩船长把他们带到一个摆设十分讲究的餐厅，向他们介绍说，餐桌上的食品全是海产品，甚至船上的一切用品都是从海中取来的：衣料由一种贝壳类的足丝织成，床是用海中最软的大叶海藻做的，笔是鲸鱼的触须，墨水是墨鱼或乌贼分泌的汁……吃完这顿丰盛的午餐后，尼摩船长又带他们参观了有一万二千本藏书的图书室和陈列着各种奇珍异宝的客厅。他们看到船上一切都用电，感到十分惊讶，尼摩船长向他们详细地介绍说，这艘船叫诺第留斯号，船身坚固，结构优异，能经得住最汹涌的风浪和深海的巨大压力。这艘船利用海洋发电，是他在大洋中的一个荒岛上秘密建造起来的。接着，尼摩船长恳切地邀请他们留在船上参加海底旅行。

十一月八日，在距日本海岸约为三百海里的地方，他们开始了这次奇异的海底探险旅行。潜水船将在水深五十米下向东北偏东方向行驶。透过两块玻璃镜片，海洋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景象就展现在他们面前；应有所有的海底植物，空中飞鸟般的各种鱼类，以及随处可见的形形色色的植虫动物、节肢动物、软体动物……真叫人目不暇给。他们观察着，研究着，日子倒还过得挺舒心。但奇怪的是，尼摩船长一连几天都没有露面。直至十一月十六日，

阿龙纳斯教授才收到他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原来是这位性情孤僻的船长要邀请他的三位客人去打猎。

第二天，他们几个穿上特制的潜水衣，带着奇特的猎枪（这种枪不用火药，而是以压缩空气为动力，子弹是一种杀伤力极大的装有钢套和铅底的小玻璃球）潜入色彩缤纷的海底世界，到克利斯波森林作了一次令人愉快的海底旅游。在回来的路上，尼摩船长用电气弹打了一只水獭和一只海鹅，并躲过了两条巨大无比、气势汹汹的火鲛的袭击后，他们安全地回到潜水船上。

诺第留斯号时而沉入水底，时而浮出水面，继续朝东南方向航行。他们虽然过着孤独的生活，但一点儿不觉得寂寞。又航行了一个月，诺第留斯号从出发到现在，已经走了八千一百海里。之后，他们又经过塔希提岛、东加塔布群岛、航海家群岛和新赫布里底群岛。十二月二十七日离开万尼科群岛后，诺第留斯号超速度急行，三天内走七百五十里。然后，他们在海底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

一月四日，他们打算经托列斯海峡到印度洋去。托列斯海峡暗礁丛生，一向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危险的海峡。为了安全起见，尼摩船长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诺第留斯号浮在水面，在凶险的暗礁中间慢慢滑过。突然，它碰上一座暗礁，停住不动了，靠左舷轻轻地搁浅了。他们只好等五天后月圆涨大潮时再想法脱险。阿龙纳斯教授想趁此机会上岸探测一下这个地方。第二天早晨八点钟，他带着康塞尔和尼德·兰，划着一只小艇，顺利地踏上了岛岸。在这个由珊瑚沉积而成的海岛上，他们见到了许许多多从未见过的热带植物和动物。他们喝上了清甜的椰子水，吃到了西米面条和面包果，尝到了各种珍稀的野味。两天后，他们心醉神迷地来到海滩，正打算趁黑返回诺第留斯号时，却出其不意地遭到土人的袭击。他们赶紧后撤，爬上小艇，回到潜水船上。

一夜过去，没发生不幸事情，可是第二天早晨，他们却发现五、六百巴布亚人守在海滩上，离诺第留斯号不过四百米远。大约到了中午时分，二十来只独木舟把诺第留斯号团团围住，箭和石头像雨点般落在船身上，情况万分危急。可是，尼摩船长却镇定自若，躲在客厅里聚精会神地作数学计算！他还叫大家放心，明天下午两点四十分，诺第留斯号将浮在海上，毫无损伤地离开托列斯海峡。

就这样相持了一天一夜，直至第二天下午两点三十分，尼摩船长命令打开嵌板，准备起航，这时，二十来个土人喊叫着涌上船，可是一接触铁梯扶手，立即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了回去。原来，尼摩船长给铁索通上电流，谁触到它，就会受到剧烈的震动。巴布亚人害怕得发狂，纷纷向后退去。恰好在两点四十分，诺第留斯号被波浪所掀动，离开了珊瑚石床，在机轮的推动下，安全无恙地驶出了托列斯海峡的危险水道。

接着，诺第留斯号一直往西开航，过了帝汶岛后，才拐向南面，向印度洋驶去。

一月十八日，诺第留斯号到了东经一百零五度和南纬十五度的地方。这时，一件离奇的事情发生了。一直举着望远镜向天边瞭望的尼摩船人突然沉下脸来，直挺着身子，紧握着拳头，眼神充满了强烈的愤怒和仇恨。待他平静下来以后，他要求阿龙纳斯遵守约定的条款，要他和他的同伴康塞尔和尼德·兰一起关起来睡觉。翌日，他们三人恢复了自由，却没觉察出船上发生过什么变化。后来，尼摩船长亲自出面，请阿龙纳斯治疗一个身受重伤的船

员。船员因头盖骨被击碎，不治身亡。这时，阿龙纳斯才晓得，昨夜诺第留斯号受到一次冲撞，弄断了机器上的一条杠杆，船副奋不顾身冲上前去保护自己的兄弟和朋友，自己受了重伤……

尼摩船长哀痛万分，带着送葬队伍，把死者埋在海底光彩夺目、瑰丽无比的珊瑚树林里。他在墓前说：在这块安静的海底墓地里，珊瑚虫会把死者永远封闭起来，使其不受鲨鱼的欺负！也不会有一个生人来打扰他！

这次事件不由得使阿龙纳斯教授对尼摩船长作出各种推测：他是一位用蔑视的态度来对付人世冷淡的学者，但他决不是逃避人类现实的人。

一月二十八日，诺第留斯号驶近印度洋南端的锡兰岛。尼摩船长再次邀请阿龙纳斯和他的同伴去作一次海底散步，到采珠场去观察印度人采集珍珠。他们钻入一个黑暗的石洞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只至少有三百公斤重的大珍珠贝。这只庞大的软体动物的两壳半张开着，尼摩把短刀插入两壳间，使它们不能再合拢。这时，在膜皮里面，他们看见一颗可以自由挪动的珍珠，跟椰子一般粗大。它呈圆球形，完全透明，放出明亮的宝光，真是一颗稀世珍宝。可是，当阿龙纳斯正要伸手去摸一摸时，船长阻止了他，并很快抽出短刀，让两片贝壳合拢起来。

他们离开石洞后十来分钟，离他们五米远的地方出现一个沉下水底的黑影，那就是采珠人。他们静静地观察着采珠人很有规律的动作，突然，采珠人做了一个骇怕的手势，用力一蹬，浮上海面去。接着，一条巨大的鲨鱼张大嘴巴，向采珠人身上扑去。采珠人躲闪不及，被鱼尾打在胸上，翻倒在水底里。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尼摩船长手拿短刀，直向鲨鱼冲去。尼摩和鲨鱼展开一场险恶的搏斗。鲨鱼被刺伤腹部，死命挣扎，尼摩船长被鲨鱼的巨大躯体所压倒，眼看性命难保。恰在这当儿，尼德·兰“嗖”的一声投出鱼叉，刺中了鲨鱼的心脏，随即拉起尼摩船长，并救起采珠人，一同回到采珠人的小艇上。

尼摩船长见采珠人奄奄一息，立刻跟康塞尔一道给他按摩，使他渐渐恢复了知觉。尼摩船长从口袋里取出一包珍珠，送给了这个穷苦的采珠人，然后跟阿龙纳斯等人回到潜水船上。当阿龙纳斯回想这个事情的经过时，他感到在尼摩身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无比英勇，二是他对人类的牺牲精神。看来，这个古怪的人虽然对一切很冷漠，但还没有能完全斩断他爱人类的感情。

从红海到地中海，若走好望角，需绕道非洲，但尼摩船长亲自掌舵，沿着他发现的一条阿拉伯海底地道潜行，不到二十分钟，就通过了苏伊土地峡，进入地中海。

潜水船向康地岛驶去。康地岛从前叫克里特岛，七个月前，当林肯号出发的时候，该岛正举行全民起义，反抗土耳其的专制压迫。这时，诺第留斯号上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那天晚上，阿龙纳斯跟尼摩船长单独呆在客厅里，玻璃隔板前的海水中突然出现一个腰间带了皮袋的潜水人。尼摩船长跟这个人打过招呼，便向放在客厅左边隔板处的一个橱走去。他从橱内取出一条条金条，整齐地摆满一个铁柜，估计有一千公斤重，然后在柜盖上写上地址，派人用小艇送走。这数百万黄金送到陆上哪一个地方？尼摩船长的通信人是谁？这几百万黄金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这种种问题，不能不引起阿龙纳斯和他的两个同伴的沉思，但他们根本不可能找到答案。

诺第留斯号穿过桑多林岛火山区海域的沸腾的水流，进入雪利哥海面，绕过马达邦角，从直布罗陀海峡出来，驶到大西洋。这期间，尼德·兰多次想逃走，但始终找不到机会。这天，他跟阿龙纳斯商妥，准备晚上九点钟乘坐小艇离开潜水船。可是，恰在他们实施计划前几分钟，潜水船在维哥湾停下来，尼摩船长突然出现在阿龙纳斯跟前，并跟他谈起了西班牙历史的一段新奇故事。原来，一七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国海军大将夏都·雷诺率领二十三艘战舰，护送一队载有大量金钱的运输船到西班牙，在维哥湾遭到英国舰队的袭击。为避免让这些金银财宝落入敌手，夏都·雷诺下令凿沉船只，于是，这些运输船就带着巨大的宝物一同沉到海底去了。说完，尼摩又领阿龙纳斯去客厅，透过玻璃窗，观看船员们打捞一箱箱、一桶桶的金银财宝。面对这些铺满海底的金条、银条、银元、珠宝，阿龙纳斯对这许多财富不能分配给千千万万的受苦人感到惋惜。尼摩船长听了，激动地回答说，我辛辛苦苦打捞这些财物，难道是为我自己吗？您以为我不知道世上有无数受苦的人们，有被压迫的种族，有要报仇的牺牲者吗？阿龙纳斯于是明白了尼摩船长送出去的数百万金子是给谁的。

在大西洋底，阿龙纳斯随尼摩船长去进行了一次新奇的旅行：他们穿过乱石丛林，登上一座尖峰，观赏从一个宽阔的海底喷火口吐出的硫磺火石的奇景，眺望山脚下一座破坏了的的城市——整个沉没水底下的庞贝城。然后，尼摩船长用铅石在一块黑色玄武岩上写下“大西洋洲”几个字。呵，这就是柏拉图提到过的那块沉没的陆地！他们的脚踩在这个大陆的一座山峰上，整整一个钟头他们站着不动，在追溯人类源远流长的历史。

一天，诺第留斯号钻进一个巨大的岩洞。这是一座熄灭了的火山中的，里面蕴藏着大量的煤炭。船上使用的燃料就是从这些海底煤矿里采的。他们在这里停航一天，游览了这个在大洋里的咸水湖。然后，诺第留斯号按原来的航行方向，大胆地向南极进发。

潜水船在大洋面上穿行于成群的鲸鱼中间。鱼叉手尼德·兰要求追打鲸鱼，却遭到了尼摩船长的反对。船长认为，做这类残杀生命的消遣，是一种应受到责备的行为。可是，当海面上出现凶猛残酷的大头鲸向长须鲸进攻时，尼摩船长却决定援救长须鲸。诺第留斯号像一支厉害的鱼叉，用它那钢制的冲角乱刺乱戳。经过一场恶斗，海上浮满了大头鲸的尸体。尼摩船长把诺第留斯号开到鲸尸旁边，派两个海员去取鲸奶。仅从一条鲸的奶头中就取出了两三吨，这种奶既是一种味道挺不错的饮料，又可以用来制成咸黄油和奶酪。

不久，诺第留斯号驶入南极海面。三月二十一日，他们到达了南极点，尼摩船长在这块占地球大陆面积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插上一面写着一个金黄的N字的黑旗。

在从南极往回走的路上，他们又遇到一连串的意外事件：一座冰山翻倒下来，碰上了在水底行驶的诺第留斯号。尼摩船长下令把储水池的水排掉，潜水船才侥幸脱险。但过不多久又撞上一大群冰块，迫使它不得不向后倒退航行，接着又发生第二次冲撞。显然，冰山翻倒的时候，把所有的出口都堵死了。诺第留斯号被冰山封锁住了。尼摩船长接受尼德·兰的提议，组织船员穿凿冰墙。但是，要挖掘六千五百立方米的冰，至少要五夜四天。储藏库中的空气越来越少，他们面临被窒息致死的巨大威胁。尼摩船长临危不惧，以惊人的冷静和勇敢，带领船员顽强奋战，终于使潜水船撞碎冰面，冲出封锁。

诺第留斯号闯出了南极圈，横过南美洲的合恩角，经过亚马逊河口的海面，进入安的列斯群岛水域，这时，却意外地遭到章鱼的袭击。这条章鱼长八米，重量不下二万至二万五千公斤。由于电气弹对这条巨鱼毫无办法，尼摩船长只好组织了十来个船员手执利斧，跟章鱼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这次战斗持续了一刻钟，怪物终于被打败了，死了，但尼摩船长的副手在这场生死搏斗中也献出了生命。

这样又过了十天，诺第留斯号驶过大西洋暖流。在这个海面上有许多汽船不断地往来行驶。过了将近七个月海底生活的尼德·兰实在受不了了，又萌生出要返回陆地的念头。可是由于天气很坏，这一带海面又素有“风暴王”之称，要乘坐脆弱的小艇逃走，那一定是白送性命。果然，五月八日那天一场大风暴来临了，电闪雷鸣，波涛汹涌。诺第留斯号沉到海底深处，才免遭这场风暴的袭击。

这场大风暴过后，诺第留斯号被抛到东方去了。他们掠过纽芬兰岛暗礁脉，亲眼看见了刚装设不久的海底电缆。之后，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尼摩船长让潜水船向南驶回到欧洲的海面上，但它并没有驶入英吉利海峡，而是在海上转了一整天。看样子，尼摩船长是要寻找一个不很容易找到的地点。六月一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尼摩船长拿着六分仪，在聚精会神地观察着。蓦地，他有点激动地说：“就在这里！”

诺第留斯号遂即开始垂直下沉，几分钟后，它停在水深八百三十三米的地方，停在海底不动了。这时，他们从右舷看见一堆船的残骸。尼摩船长满怀激动的情绪，给大家讲起了“复仇号”这艘法国爱国战舰的故事。说完，他平伸双手，目光炯炯地注视着那光荣战舰的残骸。这引起了阿龙纳斯的注意：把尼摩船长和他的同伴们关闭在诺第留斯号上，并不是一种普通的愤世情绪，而是一种时间所不能削弱的，非常奇特的仇恨。

当诺第留斯号慢慢回到海面上来的时候，他们听见了一种轻微的爆炸声：一艘国籍不明的战舰正朝他们的船冲过来。突然，一道白烟从战舰的前部发出，几秒钟后，一件沉重的东西落在诺第留斯号的后部。

战舰向潜水船开炮了！这时，阿龙纳斯一下子明白过来：当诺第留斯号跟林肯号接触时，法拉古舰长肯定认出这条独角鲸实际是一只潜水船，无疑地，在所有的海面上，人们正在追逐这可怕的毁灭性机器！是的，如果尼摩船长拿诺第留斯号来进行报复，那当然很可怕！那一夜在印度洋上，它不是攻击了某些船只吗？

那艘铁甲舰离诺第留斯号只有三海里了，炮弹像雨点般向他们打来。尼摩船长决心击沉这艘战舰。阿龙纳斯企图劝阻，船长义正词严地说：“我是被压迫的，瞧，那就是压迫者！由于他，所有一切我热爱过的、亲热过的、尊敬过的，祖国、爱人、子女、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们全死了！所有我仇恨的一切，就在那里！”他不愿这艘战舰的残骸跟“复仇号”的光荣残骸相混，于是把它引到东方。第二天，可怕的打击开始了。诺第留斯号故意让敌人接近，再在推进器的强力推动下，用那厉害的冲角对准战舰浮标线下面的薄弱部位横冲过去。刹那间，战舰船壳裂开，海水像雷鸣一般涌进去，继而发生爆炸，迅速下沉。它的桅樯架上挤满了遇难人，随着那巨大的船体沉没水中……这时，尼摩船长就像一个可怕的裁判执行人，像个真正的仇恨天神，凝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然后，他回到房间，从嵌板上挂着的那些英雄人物的肖像下面，取下一个年纪还轻的妇人和两个小孩的肖像，默默地抽泣。

阿龙纳斯目睹这场惨景，对尼摩船长产生一种极端厌恶的心情，认为他虽然从别人方面可能受过很大的刺激，但他没有权利来作这样残酷的报复。

从这一天起，诺第留斯号不停地在水底行驶，但船上的人员一个也看不见，也不在地图上记方位了。这次冒险的奔跑延续了十五天或二十天之久。一天，阿龙纳斯、尼德·兰和康塞尔正筹划逃跑，忽然听见船上人员大声喊：“北冰洋大风暴！”诺第留斯号显然是走在挪威沿岸一带的危险水域中，随时都有被卷入无底深渊的危险。他们三人当机立断，乘坐小艇悄悄离开了潜水船，从而结束了这次穿过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南北两极海洋的海底两万里环球旅行。

阿龙纳斯和他的两个同伴安全脱险了，在整理这次新奇惊险的纪事的时候，阿龙纳斯希望那只强有力的潜水船战胜海洋中最可怕的深渊，希望尼摩船长这个高明的学者平息心中的复仇情绪，继续作和平的探海旅行。

## 《神秘岛》

《神秘岛》是儒勒·凡尔纳著名的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的最后一部，于一八七一年动笔创作，但直至一八七四年才开始出版第一卷。全书分三卷，每卷各有小标题。

### 高空遇险

一八六五年，美国南北战争进入了非常激烈的阶段。二月间，格兰特将军率领强大的北军，打算出奇制胜，攻占南方要塞里士满，结果没有成功，他部下的几个军官却落到敌人手里，被囚禁在城内。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联邦参谋部的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他学识渊博，勇敢刚毅，不但脑子灵，而且手也巧。他的座右铭是：“即使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也能够承担任务，坚忍不拔。”他参加过南北战争的各次战役，一直很幸运，平安无事，这次却在里士满战场上受伤被俘。跟他一起同时落入南军手里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奉命随北军作战地报道的《纽约先驱报》的通讯记者吉丁·史佩莱。他是一位精明强干，办事敏捷，善于开动脑筋的人，曾旅游过世界各地，见多识广。他俩从未见过面，囚禁生活却使他们建立了友谊，他们决心返回北军，为联邦的统一而继续战斗。

一天，史密斯在城里大街上踟蹰，偶然遇到勇敢的黑人士兵纳布。原来，纳布得知史密斯被俘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潜入里士满，想帮助他这位昔日的主人脱险，无奈北军战俘被看守得很严，他一直未找到机会。

这期间，格兰特将军和巴特莱部队联合围攻里士满，但一时还不能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被北军包围的里士满总督批准造了一只巨大的轻气球，准备等待适当的风向，派人乘气球越过包围线，与南方奴隶主首领李将军取得联系，以便迅速得到援兵。可是，连日来狂风呼啸，气球根本无法起飞，只好被拴在广场中央的一根钢缆上待命。

三月二十日，史密斯在大街上突然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喊住。这个陌生人名叫潘克洛夫，是个体格强壮、勇猛大胆的水手，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赫伯特。潘克洛夫坦率地把乘坐气球逃跑的计划告诉史密斯。

说干就干。当晚九点半，史密斯、史佩莱、纳布、潘克洛夫和赫伯特等五人，带着史密斯的爱犬托普爬进了气球的吊篮，解开缆索后，气球就像箭一般升上天空，并在飓风的推送下，以惊人的速度飞行着。

开头两天倒没出什么意外，可是到了第三天，在飞越太平洋上空时，气球却被卷进一股气流的漩涡中。吊篮上的五个乘客被风抛来抛去，吹得团团转。可下面浓雾弥漫，根本看不见东西。突然，他们听到海洋的澎湃声，才意识到气球在急骤下降。他们赶快扔掉弹药、枪支和粮食，气球才又升到四千五百英尺的高空。

翌日，风势有所减弱。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下层的空气也显得比较明朗了，可就在这时，气球又慢慢下降，气囊愈伸愈长，从球形变成了椭圆形。为了减轻负荷，他们把仅存的一点粮食以及衣袋里的小刀都扔掉了。到下午两点钟，气球离水面仅四百英尺了，他们的处境的确危险万分。最后，他们把一万金法郎和吊篮都扔到海里，气球才稍有上升。他们抓住网索，默默地等待即将发生的灭顶之灾。突然，水手大喊一声：“陆地！”果然，在三十

英里外显出一个岛屿的轮廓，可是要飘到那里，至少还得一个钟头！不久，他们半个身子都浸到海水里去了。在离岸还有八百米的时候，史密斯为了保存同伴的性命，毅然跳入大海。气球减轻了一部分重量，倏地升起来，被阵风吹上了远离祖国六千英里的荒凉海岸上。

他们刚刚着陆，就急忙赶到海滩去援救史密斯。可是，他们不断高声叫喊，找遍海滨的每一个角落，直至天黑仍听不见他的回音，见不着他的影儿。第二天，他们又到邻近的一个小岛去找了一天，仍然没发现工程师的踪迹。他们用鸟蛋充饥，在石窟里度过了漫长而寒冷的一夜。次日凌晨，史佩莱刚醒来，便隐约听见几声狗吠。果然，不一会儿，随工程师跳进海里的狗托普扑到四个遇难者跟前。他们跟着托普，翻过一道陡壁，终于在一个石洞里找到了已经失去知觉的工程师。工程师苏醒过来后，对自己遇救感到大惑不解。但沙滩上的脚印显然跟他的鞋子完全符合。他用疑惑的目光眺望着神秘的大海，喃喃地说：“这怎么可能呢？”

大伙做了一副担架，将史密斯抬回到石窟。可是，他们原先留下的火种早已熄灭（这堆火可是他们用在坎肩里找到的唯一的一根火柴点着的），连灰烬也被涌进来的海水给冲跑了。他们当务之急是想办法生火和弄到食物。水手同纳布、赫伯特立刻出去打猎。他们满载而归，远远就看见石窟前升起一缕浓浓的黑烟。原来是史密斯用怀表上的玻璃灌上水，做了一面放大镜，把太阳光聚在干燥的地衣上点着火的。他还把托普颈上的那个金属环套取下来，折断后改成两把锋利的刀子。

吃、住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可是，这片土地是荒岛还是大陆？三月二十九日，他们开始了决定他们命运的第一次远征。他们跨过湍急的河流，穿过峡谷的森林，来到一个到处是乱石的火山地带。傍晚时分，当他们经过棱角粗糙的火山口，终于爬上山顶的时候，却发现四周全是茫茫大海，史密斯不禁叹了口气说：“我们被丢在一个孤岛上，既远离陆地又远离航线，很可能会一辈子被困守在这里。”

在回来的路上，他们考察了岛上的矿产和动植物，搜集了样品，并在地图上——标明产地。

这五个遇难人从此成了岛上的居民。四月初，他们在这个被他们命名为林肯岛的荒岛上，开始了自谋生机的各项工作。他们首先在格兰特湖西岸产陶土的地方建起制砖场，烧了几千块砖，然后用这些砖头砌成一个焙烧窑。他们用陶土做成了饭碗、茶杯以及大大小小的器皿，当天就吃了一顿十分可口的炖肉。

在这期间，工程师精确地记录下从日出到日落的时间，找出了当地永恒的子午线。四月十五日这天晚上，他又趁夜色清朗，用两把平板尺做成的圆规，测定了天极在水平线上的高度，从而算出了海岛的纬度在三十五度至四十度之间。第二天，天气晴朗，而且这一天的实际时间和一年的平均时间正好完全相等，于是到了正午的时候，他利用一根标杆在沙地上的投影，得出同华盛顿的时差，然后推算出该岛在格林威治子午线以西一百五十度到一百五十五度之间。

根据计算结果，这个海岛离泰地岛和帕摩图群岛至少有一千二百英里，离新西兰一千八百英里，和美国西海岸相距四千五百英里以上！他们造船渡海显然不可能。这么一来，他们必须作好要在岛上过冬的准备。

要长期呆下去，首先要有必要的工具。海岛上不乏铁矿和煤矿，但要炼

铁必须要有鼓风机，因此，工程师带领大伙到海滩上捕猎海豹，然后把海豹皮剥下来缝制成一只鼓风箱。四月二十日，他们动身到矿脉所在的山麓，把捡到的炭和矿石堆成一个立方体，用一根预先烧制好的陶土管子装在海豹皮风箱的一端，然后把风箱装在矿石堆附近，终于炼出了一块和海绵差不多的生铁，再经过锻打锤炼，做成许多简陋而实用的工具，如砍柴斧、短斧、锯、凿子、铲子、鹤嘴锄、锤子、钉子等等。

该岛五月份的气候相当于北半球地区的十一月。天气渐渐转冷，雨季也快来了，因此，必须考虑找一个比石窟舒适的住所。水手建议自己动手在湖边造一所房子，但通讯记者认为，出于安全考虑，最好还是找一个既可以防御本岛的敌人，又可以防御外来的敌人的天然住宅。工程师同意通讯记者的提法，于是大家来到格兰特湖畔，绕过林木比较稀疏的东北角，到了湖的东岸。

这时，猎狗托普突然两眼盯住平静的湖水，发出一阵阵狂怒的猎吠，接着就跃入水中，跟一只水兽展开一场搏斗。可是，使大家感到惊异的是，眼看托普就要招架不住的时候，它却安然无恙地游上岸来，而且水面上立刻浮出一条十五、六英尺长的儒艮。这只巨兽的颈部有一处伤口，好像是尖刀割破的。是谁割破的，难道水底下有人？可是，一个多月以来，他们从未发现岛上有任何被砍伐和开垦过的痕迹。第二天，他们在这一带地方继续探索。史密斯还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揭穿那场水底战斗的秘密。他们登上花岗石壁，顺着地下瀑布的响声，找到了湖的排水口。工程师怀疑石壁下有个山洞，于是决定炸开一个口子，使湖面降低。

为了实施这个大胆的计划，工程师充分利用岛上的物产，先从硫化铁中蒸馏出硫酸，再用硝石化合后取得硝酸，又将儒艮脂肪进行碱化，最后制成了一罐黄色的硝化甘油。五月二十一日，他们顺利地进行了爆破作业，湖水从三百英尺高的湖岸裂口直泻到海滩。湖面很快就降下去了，原有的出口已经露出来。工程师领着大伙进入洞内，里面的空气虽然有点潮湿，然而却很新鲜，看来住人不成问题。到了甬道尽头，他们在花岗石地面上发现一口正规的井。这口井直上直下，要想冒险下去是不可能的，工程师点燃一根树枝往深渊里扔去，根据坠落时间算出井的深度大概九十英尺左右。

不管怎样，他们的希望总算大部分得到满足了。这个石洞相当宽敞，可以用砖头把它隔成许多房间，只是光线太暗了些。于是，他们马上动手，在岩石较薄的地方凿了一个口子，让阳光透进来，黑暗的山洞立刻变成明亮的厅堂，人们大声欢呼，给这座神奇的宫殿取名为“花岗石宫”。工程师还建议把原来的洞口堵死，用软梯进去，这样既安全又可靠。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布置新居了。他们把石洞分成面临海洋的五个房间，右边开一道门作为进口，门外安上梯子；然后是一间三十英尺长的厨房；四十英尺长的饭厅和同样大小的寝室；还有一间“会客室”；再往右就是大厅。住处安排好后，他们又热火朝天地储备各种食物和运进煤、木材、石灰等一切有用的东西。之后，他们用石灰对海豹的脂肪进行碱化，再用植物纤维当蜡芯，做了几十打又粗又长的蜡烛，供漫长的冬夜照明之用。此外，他们还做了许多桌子、凳子、碗柜、食具架、床架等。

一天，当赫伯特补坎肩时，无意中发现夹层里有一粒小麦。工程师拿起这颗完整的麦粒，欣喜地说：“有这粒小麦，我们就会有面包吃。”他们选了一处朝阳而避风的地方，播下了这颗珍贵的种子。从此，水手每天都去照

料他的“麦田”。他们还把抓到的四只美洲兔养起来。

从六月底至十月初这个严寒季节里，要是天气允许，他们就出外打猎、捕鱼；要是遇上恶劣天气，他们就躲在石宫里做家具、编篮子。工程师是一本随时可供参考的“百科全书”，他经常一面工作一面给伙伴们讲解科学的实际应用。

十月二十四日，水手在森林里设下的陷阱里，抓到两只幼西貙。当晚，他亲自下厨房，给大伙做了一顿非常精致的晚餐——两只烤小猪、袋鼠汤、一只熏腿，还烧了薄荷茶。大伙吃得津津有味，突然水手的一颗牙齿给崩了，他从唇边吐出那东西一看，原来是一颗铅弹。

## 荒岛上的人

这可怪了，他们落在林肯岛上已经整整七个月，虽然到处搜索，可是始终不曾发现有人，可如今却在一只不到四个月的小动物身上发现了枪弹，这证明三个月内有人登陆过。是朋友还是敌人？现在还没法猜测。他们决定早作准备，赶造一只平底船。不几天，一只全长不到十二英尺的树皮平底船造出来了。他们趁涨潮之机，把船推下沙滩滑进水里，开始第一次试航。

平底船沿岸边驶了三刻钟，赫伯特突然指着岸边一件黑色的物体说：“瞧，那是什么？”他们靠近过去一看，原来是半埋在沙里的两只木桶，木桶里还捆绑着一只大箱子。他们立刻把箱子拖上沙滩，拉开盖子，扯掉内壁防潮的锌皮，见里面装着各种各样东西，有工具、仪器、武器，还有衣服和书籍。据工程师判断，箱子的主人一定很有航海经验，他把最有用的物品收集起来，希望能在万一遇险时用得上。但这个主人究竟属于哪一国的，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物品全是新的，却都没有制造厂的牌号，书籍也没印上出版日期和出版者的名字。

由于发现这只箱子，大家觉得更有必要彻底搜索全岛。第二天一清早，他们全体上船，沿着慈悲河向上游航行。途中，他们尽情欣赏两岸的秀丽景色。黄昏，他们到达河口，在那里歇了一宿。翌日，他们决定取捷径向荒岛的两岸进发。于是，他们把平底船系在岸上，带上工具、武器和粮食，在手拿指南针的工程师的带领下，开始穿越丛林地带。

入夜时分，他们正想找个地方歇宿，突然发现高坡下的一个岩洞洞口蹲着一只色彩斑斓的美洲豹。这只猛兽闻到人味，大吼一声，毛发倒竖，正要纵身向他们扑过来，工程师眼急手快，一枪打在豹子的两眼之间，豹子当场倒毙在地。当晚，他们就在豹子礼让给他们的山洞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日出时，他们来到海角尽头的海岸上。工程师举起望远镜瞭望，未发现海上有航行的船只，而这一带海岸也没留下一片遇难船只的残骸。当下，他们决定到岛的南岸继续搜索。下午三点来钟，他们在一道小溪旁歇息，突然看见托普嘴里衔着一块满是泥污的破布从森林里跑出来。他们跟着托普，来到一棵大树下，抬头一看，见树上挂着一大块白布，原来正是他们那只瘪了气的气球。这下可好了，气球失而复得，他们把足够的布做成帆和衬衣！但眼下没法搬，他们只好把这些宝贵的布和绳索藏在一个石洞里，然后继续上路。

天快黑时，他们来到慈悲河边，正愁没法过河，水手却发现他们那只平底船顺水向他们漂来。奇怪，正当他们需要船时，这只船竟神奇地出现在

他们面前！难道是有神仙在暗中保护他们？

然而，荒唐的事情还在后头哩！他们乘坐平底船回到花岗石宫时，竟发现软梯子不见了！很显然，他们的房子已经被别人占据。他们在外头度过焦虑不安的一夜后，又回到石宫下面，却发现从平台开始的下半截软梯被拉到齐门槛的地方去了。水手扯开嗓子喊了一阵，却没听见有人回答。后来，赫伯特提议用箭系根绳子，射进软梯的空档把它拉下来。他这一招果然奏效。那支箭带着绳子刚好射进软梯的最后两档之间。他马上抓住绳头，正打算一下子把软梯拉下来，突然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将梯子拉进花岗石宫里去了。原来是猴子在作弄他们。水手气恼不过，举起枪射杀了一只猴子，其余的都躲起来了。他们折腾了几个小时，始终无法把入侵的猴子撵跑。

现在，惟一的办法是重新挖开湖边原先被堵起来的那个洞口。他们正要离开，打算去实施这个计划。突然，那些猿猴像受了惊似的，从窗口到处乱窜乱爬。他们一齐举枪射击，几分钟后，估计石宫里一只活猴也没有了。这时，却像出现奇迹一般，软梯慢慢地滑了下来。工程师一马当先，跳上梯子，其余的人也都陆续沿梯子爬上石宫。一到里面，他们在走廊里发现还有一只大黑猩猩活着，于是把它逮住，收为仆人，并给它起了名字叫杰普。

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工程师建议把花岗石宫地区和外界隔绝开来，建立一道外围防线，使石宫变成一座堡垒。这个提议很快就付诸实施了。接着，他们又在慈悲河上搭了一座桥，建立起荒岛南岸和花岗石宫之间的交通。然后，他们在牧草茂盛的地方造了一个围栏，预备驯养在岛上捕捉到的动物，并修建了一个家禽场，用来繁育鸟类和水禽。那株小麦长势良好，第一次就收获了八百颗麦粒。他们拿出五十颗珍藏起来，其余的全播在一个新开垦的地上。此外，他们硬是驯服了两头野驴，让它们拉着大车，把气球的气囊和绳索拉回来了。赫伯特和通讯记者耐心地拆下气囊上的线，用从植物灰里提取的小苏打和钾碱将布洗干净，给大伙缝制了衣服和被单。

由于大伙的辛勤劳动，岛上的物质财富很快丰富起来，光靠那部软梯上下已经很不适应，工程师又设计安装了一部利用水力带动的升降梯。后来，由于发现了面包树，他又制了一台压榨机，加工了大量面粉，使岛上的居民吃上各式糕点。

他们离乡背井，远隔重洋，在这个荒岛上住了一年多，不仅熟悉了这座荒岛，而且也非常习惯这里的生活。然而，他们热爱祖国、思念亲人的心情丝毫没有动摇。更何况，岛上接连发生的怪事常常使人感到提心吊胆，要是有机会，他们当然愿意尽快结束这种流落异乡的孤独生活。

一天，史密斯想起箱子里的那些精密的测量仪器和地图还没有使用过，于是决定对岛的位置再作一次观察。观察结果跟第一次基本相同，也就是说，该岛的确切位置是在南纬三十四度五十七分，西经一百五十度三十分。当他摊开太平洋区域图时，他突然大声喊道：“东北方向有个达抱岛！距离我们不过一百五十海里左右！”

这个发现使他们惊喜万分。达抱岛是否有人居住？他们决定造一只船，到那里去探索一下。他们有了第一次造船经验，又有一些更为实用的工具，干起来顺当多了，一条三十五英尺的龙骨很快就躺在沙地上，它的后部安上了船尾材，前部安上了船艏材，只消把肋材架在龙骨上，就算大功告成了。这期间，他们还取得了两项重大收获，一是小麦第二次收成，共得约六十五万颗小麦，把这些小麦全播下去，他们很快就吃到真正的面包了；二是他们

在近海捕到一条不下十五万斤重的好望角鲸鱼，光从舌头上就取了六千斤鲸油，还有大量的鲸奶。但冬天很快又来临了，他们争分夺秒铺好船上的甲板，就赶快集中力量做好越冬的准备。

在整个冬季里，他们除了偶尔出外打猎外，大部分时间留在石宫用气球的布和网索做帆船的索具。

十月十日，新船下水了，他们给这艘新船取了一个吉利的名字——“乘风破浪号”，并一致推举水手潘克洛夫当船长。当天，他们进行了第一次试航。十点半钟，乘风破浪号拔锚起航，离岸不过半英里，赫伯特忽然从水里捞到一只瓶子。工程师把瓶子接过来，拔开瓶塞，从里面取出一张已经浸湿了的纸，上面写着：“遇难人……达抱岛；西经一百五十三度，南纬三十七度十一分。”船长认为乘风破浪号性能十分良好，早就想到达抱岛去看看，如今得到这个信息，他更有理由提出这个要求了。最后大家决定，船长带领赫伯特和通讯记者参加这次远征，史密斯和纳布留守花岗石宫。当晚，他们把所需物品搬到船上，第二天一清早，大家依依不舍地互相告别，潘克洛夫扬起帆，乘风破浪号向达抱岛进发了。

经两天航行，三个探险者终于在达抱岛登陆。上岸后，他们谨慎地搜索前进，在森林里不仅发现树上留下被斧子砍过的痕迹，还发现地上有被践踏过的草径，后来还遇见欧洲种的山羊和猪，马铃薯、胡萝卜、白菜和芜菁等农作物，这都是有人到岛上来过的铁证。突然，他们瞥见林间有一所房子。他们进去一看，里面一个人也没有，被铺紊乱，衣服发霉，铁锅生锈，猎枪也损坏了，从地上覆盖着的一层厚厚的灰尘来看，这里很久没住人了。但主人兴许没离开海岛，要不他一定会把工具和武器带走的，但他在岛上还是活着还是死了？

翌日，他们三人继续在岛上搜索。正当水手和通讯记者去捕捉一对野猪时，赫伯特被一个野人按倒在一个空地上。他俩听到喊声，赶紧折回来扑向野人，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终于从野人手里救出赫伯特，并把那野人牢牢地绑住。

他们把这个陌生人带回船上，立刻向林肯岛返航。岂料途中突遇风暴，乘风破浪号在汹涌的波涛中艰难地前进着。两天两夜过去了，却仍然看不见林肯岛的影子。又过了二十四个小时，还是看不到陆地。正在危急之际，那个似乎早已失去人性的野人竟从舱口跑出来帮助他们；看他那熟练的水手动作，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夜里两点钟，水平线上出现火光，于是他们调过头来，直向有光亮的地方驶去。乘风破浪号航行了四天，终于在早上回到林肯岛。

水手和通讯记者向工程师简洁地讲述了这次探险的经过。工程师断定这个陌生人是由于长期与世隔绝而丧失了理智，于是耐心地开导他，希望能唤起他内心的记忆。果然，到了第九天，一向沉默不语的陌生人淌着大滴大滴的眼泪，问起他们是谁？现在是哪年？接着他就仰天大喊一声跑走了，一连几天既不回来吃饭，也不回来睡觉。直至十一月十日傍晚，他才突然回到他们面前，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你们怎么知道我过去没有偷盗、杀人？”当工程师对他肯定说，他有自己的自由时，他说了一声再见，又独个儿跑了。后来，他从美洲豹的利爪下救出赫伯特，并主动提出要替他们照管畜栏。当他知道这五个人也是遇难者的时候，他终于公开了自己的身分：原来他就是十二年前被邓肯号遗留在达抱岛上的艾尔通。当水手问

起他，瓶子里的求救纸条是不是他写的，艾尔通感到莫名其妙，说他从来没写过什么纸条。这又是一个谜。

时光流逝，他们漂落到岛上已经两年有余。他们时刻怀念祖国，希望早日离开这个荒岛，回到亲人的怀抱。十月十七日下午，天气十分晴朗，赫伯特把照相机依托在石宫的窗口上，拍下了海岸和整个港湾。他把底片冲洗出来，发现底片的水平线上有个模糊的黑点，于是赶快去告诉工程师。工程师举起望远镜一瞧，果然发现离林肯岛不远的地方有一只船！

### 岛的秘密

会不会是来接艾尔通的邓肯号呢？工程师立即叫通讯记者使用联系畜栏和花岗石宫的电报机，用电报通知了艾尔通。艾尔通很快就赶来了，他接过望远镜一看，随即摇摇头说：“不，肯定不是邓肯号，船上挂的是黑旗！”黑旗！只有海盗船才挂这样的旗号！为了防止遭到突然袭击，工程师命令大家一面准备枪支弹药，一面把有人居住的痕迹全隐蔽起来。黑夜来临，船上的灯火完全熄灭了。突然传来一声炮响，这只双桅船在花岗石宫的视线内抛锚了，看样子，海盗们是准备第二天利用小艇在海滩上登陆！在这危急关头，艾尔通主动要求去侦察敌人的实力，以便采取对策。

在夜幕的掩护下，水手用平底船把艾尔通载到对面小岛靠岸。按着，艾尔通跳下水，悄悄游到敌船旁边，沿缆索攀上了船。他惊愕地发现，指挥这只“飞快号”的船长不是别人，正是他过去在澳洲流窜作案的同伙。海盗们都在饮酒嬉闹，没注意船上的动静，这使他很快就摸清了船上有五十多人和四门威力巨大的后膛炮。他怀着满腔的愤怒，决心炸毁这只船。他从枪架上拿了一支左轮手枪，摸到火药库的门前，刚拧开门上的大锁，忽然有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扭头一看，正是那个胆大包天的海盗船长。他开枪打倒两个扑上来的海盗，转身冲向甲板。他奋力挣脱了拥上来的海盗的包围，越过船舷，跳进了大海，直至半夜，才游回到岛上。

听了艾尔通的报告，工程师立刻指挥大家分成三路，阻止海盗登岸。清晨，七个海盗果然乘坐小艇向岛上划来，艾尔通和水手开枪打倒了两个海盗，船上立刻开炮还击。在炮火掩护下，小艇继续向慈悲河口驶来。守在河口的纳布和通讯记者又开枪击毙了两个海盗。但这只小艇退回去又接来了十几个海盗，另一只小艇也载了八个海盗同时驶来。纳布和通讯记者以准确的枪法，把第一只小艇打退了，但第二只小艇上幸存的六个人却涉水登上了河岸。

与此同时，“飞快号”也起锚开进了海峡。炮弹接二连三地向花岗石宫飞来，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处于万分危急之中。正在这时，忽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响声，一股水柱猛烈地把双桅船抛了起来，片刻之间，“飞快号”连船带人都沉到海里去了。

岛上的居民得救了。趁退潮之机，他们把船上的物品打捞上来，又检查了沉船，只见船底有一个窟窿，完全可以修补好。有了这只船，他们回国的希望就大多了。几天后，纳布偶然在海滩上捡到一块带有爆炸痕迹的铁筒厚片，这是水雷的残余部分，双桅船显然是被水雷炸沉的。可是，谁放的水雷？岛上说不定有一个神秘而又能力非凡的人。可是，此刻他们顾不上去探索这个秘密，因为乘坐小艇上岸的六个海盗随时会威胁他们的安全。

水手最担心的是，那艘乘风破浪号被海盗弄走。于是，他跟通讯记者和赫伯特全副武装来到气球港，却见乘风破浪号仍静静地浮在小海湾上。水手

上船一看，突然发现他原先打的水手结被换成了拱结，船一定是被人动用过。

晚上，他们照例给看守畜栏的艾尔通发去一份电报，却没收到回电。难道那里发生了意外？第二天，他们留下纳布看家，其余的人带着武器，到畜栏去察看个究竟。快到畜栏时，赫伯特发现一根电杆旁边的电线被扯断了。他们喊了几声，没听见艾尔通回答，正想走进小屋，突然“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中了赫伯特，他立刻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工程师怒不可遏，冲进屋里，一刀把端枪射击的罪犯刺死了。剩下的五个海盗慌忙地翻过后门的栅栏，逃之夭夭了。

赫伯特伤势严重，他们忙于对他进行抢救，因此没去追踪逃犯。艾尔通下落不明，畜栏这里又不那么安全，等赫伯特伤势稍微好转，他们便启程回花岗石宫。岂料刚过了慈悲河，他们便发现从家禽场的房舍升起一股浓烟。伙伴们喊了一声，纳布立即向大家奔过来，原来罪犯们破坏了高地，半个钟头前便离开了。

由于旅途颠簸，赫伯特病情加重了。更糟糕的是，由于身体虚弱，他感染上了恶性疟疾，一直发高烧。他们在附近找了些草药给他治疗，可是一点不见效果。一天，他第二次发作疟疾，痉挛延续了好几个小时，眼看生命危在旦夕，但大伙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夜里三点钟，他突然发出一声尖叫，托普也跟着莫名其妙地叫起来。大伙赶到他的屋里，守候着这个聪明、勇敢的孩子，心情万分焦灼。待太阳初升时，水手葛地发现桌上放着一只长方形的匣子，标签上写着：硫酸奎宁。他们赶快将奎宁给赫伯特服下。几小时后，赫伯特平静下来了。可是，这药是怎么来的？陌生人的支援变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明显。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赫伯特终于完全康复了。他们决定对全岛进行一次大搜索，一方面向海盗讨还血债，找回艾尔通，另一方面，寻找这个神秘恩人的下落，向他表示感谢。他们穿过大森林，非常警惕地前进着。忽然，托普到处乱钻，好像嗅到了生人的气息。他们立即散开搜索，在密林深处的一堆灰烬旁，发现了罪犯新近留下的痕迹，但经仔细辨认，只有五个人的脚印，艾尔通显然没有和这些强盗在一起。第二天，他们继续搜索，虽偶然发现罪犯留下的脚印，但始终没找到他们的下落。入夜的时候，他们到达畜栏，见那里亮着灯光，还以为那里被海盗占据了，于是一个个端着枪搜索前进。可是，当他们冲进屋子一看，却只有艾尔通一个人躺在床上。他身上多处受伤，工程师正给他包扎，忽然托普又在外边大叫。他们跟着托普来到大树覆盖下的小溪边，只见那里躺着五具尸休，一看，原来是那些强盗，但尸体上却没有留下明显的伤痕。

艾尔通向他们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他回到畜栏的第二天，就遭到了罪犯袭击。他们认出他就是艾尔通，因而强迫他重新入伙，遭到拒绝后，他们就一直把他囚禁在一个山洞里，这样过了将近四个月。前两天他极度虚脱，昏迷不醒，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到畜栏里来的。

流窜到岛上来的海盗不知被谁消灭了，岛上肯定有个“恩人”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回到花岗石宫，发觉乘风破浪号已被罪犯所毁，于是决定另造一艘新船。

在岛上度过的第三个冬天里，他们几乎全力以赴投入造船工作。直至十月的一个晚上，他们突然听到电报铃响，可是畜栏没有人呀，难道是电流感

应？他们赶到畜栏，见那里灯火通明，却一个人也没有。后来，赫伯特发现桌上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沿着新电线路一直走。

“走吧。”史密斯大声说。他已经明白，电报不是从畜栏发出，而是通过一根附加在旧线上的电线、从神秘的住处直接打给花岗石宫的。果然，他们刚走出畜栏，在第一根电线杆上，就发现一根新线拖在地面上。他们顺着这根电线，来到海滩的玄武岩峭壁的尽头，却发现电线钻入了海底，大伙都愣住了。

等海水退去后，洞口露出来了，一只包着铁皮的小船漂浮在水面上，船上还有两把桨。他们登上小船，划入一个美丽壮观的天然洞窟，走了约半英里，洞窟的所有石壁被照得一片光亮。这时，他们又发现海中心露出一个外似巨鲸的东西。小船向它慢慢驶近，工程师悄悄地说：“是他，那个逍遥自在的人！”

他们靠近这个奇怪的漂浮物的旁边，才知道这是一艘船。工程师及其伙伴从船的平台的一个敞开的舱口钻进去，在一间陈列着各种珍贵艺术品和矿物标本的宽敞大厅里，看见一张沙发上躺着一个人。工程师走上前去说：“尼摩船长，我们来了！”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过来向这位曾多次在各种危难场合拯救过他们的恩人表示深切的谢意。尼摩船长用手势制止住他们，平静地说：“我在海底度过了漫长的三十年，我快死了，让我把话讲完吧。”

原来，尼摩船长是印度的达卡王子，十岁的时候，父亲送他去欧洲接受教育，希望他以后能领导全国父老和压迫者进行斗争。他天资聪颖，不仅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和艺术家，而且他始终保持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当时，他的祖国正在遭受英国殖民者的蹂躏，一八四九年，他返回故乡，和一个美丽的印度女郎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但幸福的家庭生活并没有使他忘记印度的解放事业。一八五七年，印度士兵爆发了武装起义，他是这次起义的中心人物，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贡献了自己的能力和资财。殖民主义者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他的父母妻儿全遭杀戮。他侥幸逃脱虎口，变卖了自己剩余的财产，集结了二十几位最忠实的同伴，在某一天突然失踪了……阿龙纳斯等三人逃出诺第留斯号后，写了一本书，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之后，尼摩船长的同伴一个个死去了，只剩他孤身一人，于是，他把诺第留斯号开进了这个海底的石洞，在这里生活了六年，正打算回到过去的同胞那里去，却恰好遇到工穆师他们落难到这个岛上……后来，他感到死期逼近，于是用有线电报邀请他们到这里来。

听了尼摩船长的叙述，他们对这位正直豪爽、不畏强暴的老人更加肃然起敬。老人的眼睛里噙满晶莹的泪水，对他们说：“明天我就要死了，我不希望埋在别处，只求葬在诺第留斯号里，跟我的同伴们长眠在大海深处。”到了午夜，尼摩船长喃喃地说了一句：“上帝，祖国！”便安详地死去了。工程师他们遵照尼摩的吩咐，把船舱关好，打开船尾的两个储水旋塞，默默注视着诺第留斯号沉入水底，然后离洞返回花岗石宫。

此后，他们又立即投入紧张的造船工作。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八六九年一月，岛上出现火山复活的预兆，三个月后，火山终于爆发了。三月八日夜，一道水蒸汽从火山口喷上三千英尺的高空，同时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他们全被抛到海里。当他们浮出水面时，林肯岛已被海水淹没，只露出一块三十英尺长、二十英尺宽、高出水面还不到十英尺的岩石。他们爬上岩石，在那里生活了九天。带来的粮食全吃光了，岩石低洼处的雨水也

全喝光了。他们又顽强地坚持了五天。三月二十四日清晨，艾尔通发现水平线上有个小黑点，于是挣扎着跪起来伸出双手，叫了声“邓肯号”，随后就倒在石头上不省人事了。

来救他们的正是邓肯号。原来格兰特船长的儿子罗伯尔，奉命来接在达抱岛上赎罪已满十二年的艾尔通，到了达抱岛，他们找不到艾尔通，却发现一封信，上面标明艾尔通和五个美国落难者所在岛的经纬度。工程师接过信一看，字迹跟畜栏桌子上的那张纸条完全相同，这显然是尼摩船长在临终前给他们尽的最后一次义务。

半个月后，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终于回到了阔别四年多的故乡。

## 《八十天环游地球》

一八七二年三月，《美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在当代的交通条件下，用八十天时间就可以周游地球一圈。凡尔纳对这个题材十分感兴趣，当即给出版商写信说：“我在幻想作这样一次旅行，这必定会使我们的读者感兴趣。一八七二年年底，《八十天环游地球》在《时报》上连载了一个半月。翌年一月，该书单行本问世，如作者所料，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两年后，它被改编成剧本上演，更是几乎轰动整个巴黎，直至一九五六年改编成电影，仍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斐利亚·福克是伦敦改良俱乐部最特别、最引人注意的会员。他恪守时间、沉默寡言，被人认为是个捉摸不透的古怪绅士。他有一个仆名叫路路通。福克先生要求他这个仆人在日常工作中也要按部就班，准确而有规律。

一八七二年十月二日上午十一点半，福克先生照例迈着惯常的步子——右脚迈出五百七十五次，左脚迈出五百七十六次之后，就到了改良俱乐部，他在那里吃过午饭，就回到大厅读报，当然是先看《泰晤士报》，一直看到三点四十五分，接着再看刚到的《标准报》，一直看到吃晚饭。五点四十分，他吃过晚饭后，又回到大厅继续看《每日晨报》。半小时后，俱乐部会员陆续来到，几个牌友挨近大厅的壁炉，一边玩纸牌，一边谈起了三天前国家银行的一桩盗窃案。他们兴致挺浓，从窃贼逃跑，扯到如今环游地球一周，比起一百年前，速度要快十倍，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就够了。福克先生一听，连忙答应：“只要八十天，而且不管途中发生什么事故！”他当即以两万英镑作押跟几位牌友打赌。

当晚，也就是十月二日八点四十五分，福克先生跟他的仆路路通登上了去巴黎的火车，开始了这次不平常的旅行。

福克先生去作环球旅行，立即轰动了全国。伦敦几十家报纸都作了报道，甚至刊登了福克的照片。对福克的这次旅行，有人表示拥护，有人表示反对，但总的来说，反对派在人数上很快就占了优势。就连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这样的权威学术团体，也居然在会刊上登载了长篇文章，分析这次旅行的不可能性。注文认为，机器出毛病，火车出轨，列车互撞，气候恶劣，积雪阻路，这一切对福克都极为不利，只要有一点耽搁，他的整个旅行计划的环链就会完全脱节，因而直截了当地指出：干这种事的人简直是神经错乱！这篇论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股票市场中的“福克股票”的价格因此一落千丈，最初按票面价值五分之一减价出售，后来减为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五分之一，最后竟减至百分之一。支持福克的只剩一个半身不遂的老爵士。

福克先生动身后的第七天，情况更加不妙，“福克股票”兑换率已经不是一百五十或二百对一，而是一文不值了。原来，报纸上发表了侦探费克斯《苏伊士发来的电报，说他已经盯住了银行窃贼斐利亚·福克。事情是这样的：英国国家银行失窃案发生后，英国警察局便派出侦探，到各港口监视过往旅客。十月九日，福克先生和路路通乘坐商船蒙古号来到苏伊士，到英国领事馆办理签证时，被费克斯盯上了。费克斯素来自命不凡，当他发觉福克跟材料上说的那个窃贼相貌十分相似，就主动接近路路通，和他交上了朋友，从而得以打听到福克的全盘旅行计划，然后，他又赶紧向伦敦警察总局局长发电报，要求把拘票迅速寄到印度的孟买，准备在孟买逮捕福克。

福克先生办完签证，提着简单行李，就上了蒙古号。商船经过波涛翻滚

的红海，路路通倚在船舷上欣赏沿岸的古老建筑。福克先生却始终不动声色，着迷地跟乘客们玩纸牌。十月二十二日午后四点半，蒙古号在孟买靠岸了，比原计划早到了两天。福克先生把这个时间正式写在旅行日记的盈余栏里。他上岸后，办完签证手续，就到车站饭店去吃地方风味。费克斯也跟着他上岸，并立即跑到孟买警察局，问是否接到伦敦寄来的拘票。事实上，拘票是在福克动身以后才发出的，当然没那么快就到孟买。他无可奈何，只好一边等拘票，一边密切监视福克在孟买的行动。

路路通离开蒙古号后，独自上街去看热闹。他不知不觉地信步走入一座寺院。当他正在欣赏那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的印度装饰时，突然被三个怒气冲冲的僧侣推倒在地，连鞋袜也给扒掉了。他抽身逃出寺院，这时，离火车开出时间只差五分钟。费克斯也跟着来到火车站，但当他听到路路通向主人讲述刚才的遭遇时，他忽然灵机一动，决定不走了。

开往加尔各答的火车走了一整夜，第二天到达克尔比时，却突然停住不走了。福克先生不慌不忙地下了车，一打听，才知道从这里到阿拉哈巴德的一段约五十多英里长的路还没有修完。福克上了报纸上错误报道的当，只好以二千英镑的高价买下了一头大象，又找了一个年轻人当向导，九点钟，他们就离开克比尔，从一条最近的路线进入了茂密的棕树林，同行的还有福克在火车上认识的军人柯罗马蒂先生。第一天，他们正好走了一半的路程。在山坡的一间破烂小屋歇了一宿，翌日一清早，他们又继续赶路。下午四点钟，他们一行人到了密林深处，大象突然不安地站住不动。远处传来一阵混乱的嘈杂声，向导告诉他们，是婆罗门僧侣的游行队伍过来了，要赶快隐蔽躲开。

喧嚣的人声和锣鼓声愈来愈近。不一会儿，由许多男人、妇女和孩子簇拥着的一队头戴尖高帽、身披花袈裟的僧侣，高唱着挽歌出现了。人群后面，有一辆大轱辘车，车辐和车网都雕刻着一条条并列交叉的毒蛇，车上有一尊面目狰狞的女神像，据向导说，这是卡丽女神，是象征爱情和死亡之神。神像的四周围着一群疯疯癫癫的老托钵僧，有些托钵僧甚至像着了魔似的，争先恐后地趴到“太阳神”的大车轱辘底下去送死。托钵僧后面有几位婆罗门僧侣，他们正拖着一个踉踉跄跄站立不稳的女人往前走。这女人年纪很轻，身上饰珠佩玉；后面跟着好些杀气腾腾、腰挎军刀的卫兵。一顶双人轿上躺着一具老头的死尸，接着是乐队和一支狂热的信徒组成的大军。

向导告诉他们，这里正要举行寡妇殉葬仪式。那个年轻女人叫艾娥达，是个孤女，曾在英国受过教育，因长得美丽绝伦，被本德尔汗德邦的老土王强占为妻，结婚后仅三个月，土王就死了，她不愿殉葬，逃跑了又被抓回来，明天天一亮就要在这儿把她活活烧死。听到这儿，福克先生平静地说：“我们去救这个女人，救下她，我还有十二个小时的宽余时间。”

这个救人的打算是很冒险的。当晚，艾娥达被带进了庇拉吉神庙。他们趁着天黑，由向导带领，悄悄摸到古庙附近。庙门有卫兵把守，进不去，他们只好绕到后面挖墙。可是，正在挖洞的时候，有几个卫兵又在庙侧站上了岗，这样一来，任何人再也不能走近庙了。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天亮了，举行火葬的时刻到了。两个僧侣把那个不幸的女人从庙里拖出来。她被大麻烟熏得昏迷过去。随即，在庙前昏睡的那些男女也一个个爬起来向古庙爬去。福克他们混在人群里，跟着往前走。

一会儿，那个毫无生气的女人被丢在她丈夫的死尸旁边，紧接着送来一个火把，点燃了被油浸透了的木柴堆。这当儿，福克先生正要奋不顾身冲上

坛去，却被向导和柯罗马蒂用力一把拉住。突然，人群发出恐怖的喊叫声，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跪倒地上。原来，老土王复活了。他突然站起来，抱起那个昏迷的女人，走下火葬坛。“老土王”走到福克跟前，用急促的声音说：“快走！”这个“老土王”不是别人，正是路路通。他在浓密的烟雾中偷偷爬上了火葬坛，救出了艾娥达！

一瞬间，他们四个人已经在树林中消失了。被吓坏了的僧侣们清醒过来，发觉老土王的尸体还躺在冒着火焰的火葬坛上，才明白有人把寡妇劫走了。当卫兵冲进树林追踪时，福克他们已经逃出子弹和弓箭的射程以外。

这个大胆的计划居然成功了。快到十点钟的时候，他们来到了阿拉哈巴德。福克先生为了答谢向导，除付给他一笔酬金外，还把花二千英镑买来的一头大象送给了他。告别后，福克先生一行便上了火车。按照他的路线图，福克准时到达印度的首都加尔各答，可惜他从伦敦到孟买节省下来的两天时间，已经在搭救艾娥达的冒险中花掉了，但他对此没感到半点遗憾。

他们刚下火车，正准备到码头乘仰光号邮船去香港，不料，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一个警察走过来，把他们带到了审判厅。原来，这是费克斯耍的诡计。在孟买的时候，他从路路通嘴里得知他因不懂宗教禁令，穿着鞋子进入寺院而被僧侣所逐的事后，便留下来纵容僧侣起诉，以便把福克阻在印度。在审判厅上，法官把路路通的鞋子放在台上，宣布对路路通罚款三百英镑，禁闭十五天，又以福克先生应对自己的仆人负责为由，判决福克禁闭八天，罚款一百五十英镑。坐在一旁的费克斯这下可高兴了。八天后，伦敦的拘票肯定会寄到这里，到时，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窃贼”福克逮捕归案而得到一笔可观的赏金。

听到宣判后，福克先生却不动声色，好像这个判决与他毫无关系似的。当书记官宣布开始审理另一案件时，他才站起来说：“我交保。”法官“根据福克先生和他的仆人的外籍身分”，同意缴保金两千英镑释放被告。福克先生雇了一辆马车，带着艾娥达和路路通，来到了码头，这时，离仰光号启航还有一个小时。

侦探费克斯望着他们三人上船，气得在岸上直跺脚。他无可奈何地也跟着上了船，可想到自己在孟买失败，在加尔各答也没成功，心里老大不痛快。他拿定主意，到了香港，无论如何要逮住福克。在船上，他看见福克正陪着艾娥达在甲板上散步，突然计上心来，打算从诱拐妇女的罪名告福克一状，准保叫他不论拿多少钱出来也无法脱身。为了把事情办得更更有把握，他决定先探探路路通的口气。可是，当藏不住话的路路通把火葬场动救艾娥达的经过都告诉他时，他的阴谋又落空了。

十月三十一日早晨四点钟，仰光号比规定时间提前半天到达新加坡，加足煤后，十一点钟它又离开了这个岛国。从这里到香港，全程一千三百海里，只需航行六天时间，这样，福克就可以赶上十一月六日从香港开往日本大商港横滨的那一班客船。岂料，从十一月三日四日，海上起了风暴，仰光号的航速明显减慢，致使邮船驶进香港晚了足足二十四个小时。

值得庆幸的是，开往日本去的卡尔纳蒂克号因船上有个锅炉需要修理，要到明天早上五点钟才开船。因此，福克先生可以有十六个小时来办一些自己的事情，就是说，替艾娥达找到她那位在香港经商的堂兄弟杰吉荷依爵士。他俩下船后便坐上双人轿，先到俱乐部大饭店替艾娥达订了一套房间，然后，福克一个人到交易所去找那位富商。谁知到那里一打听，才知道杰吉荷依爵

士发了财，两年后就离开香港到荷兰去了。福克先生回到俱乐部大饭店，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艾娥达。艾娥达神情忧郁地望着福克先生，福克先生决定把她带回欧洲，并立即吩咐路路通到卡尔纳蒂克号去订三个舱位。

路路通到了维多利亚码头，正好遇着费克斯独自在河边上徘徊。费克斯至今没接到拘票，正在一筹莫展，他听说路路通要订卡尔纳蒂克号的船票，也只好心甘情愿跟着到美洲去。可是，他们到海运售票处一问，售票员告诉他们，卡尔纳蒂克号已经修理好，决定提前到今天晚上八点钟启航。买好票后，路路通急着要去找福克先生，却被费克斯花言巧语骗去喝酒。费克斯本来就想拖住福克在香港多呆几天，于是将计就计，用鸦片把路路通麻醉，然后得意地扬长而去。过了好久，路路通醒来，想到卡尔纳蒂克号即将开航，赶紧冲出酒馆向码头奔去。就在卡尔纳蒂克号鸣笛解缆的一刹那，路路通冒冒失失地冲上跳板，连滚带爬地冲过了跳板入口，就晕倒在甲板上了。

福克先生陪艾娥达上街购买了一些日用品后，回俱乐部大饭店收拾行李，赶到轮船码头，才知道卡尔纳蒂克号已经开走了。他正在踌躇，侦探费克斯上前跟他打招呼，幸灾乐祸地对他说，要等八天以后才能搭下一班船。福克先生没理睬他，转身到港口去找别的船。他打听到，开往美国旧金山的船是从上海出发的，横滨只不过是中途停靠的港口，如今离该船从上海起锚还有四天时间，于是，他以每天一百英镑的高价外加奖金，雇了一艘游船，奔赴上海，并出于好意，把费克斯也邀请上船同行。

唐卡德尔号扬帆出海了。头三天倒没遇到什么风险，但就在第三天晚上，狂风大作，排山倒海似的巨浪几乎吞噬了小船。福克先生始终保持镇静，积极协助船主把握航向。唐卡德尔号离上海只有三海里了，福克却发现海面上冒起一股浓烟，这正是那条从上海准时开出的美国邮船。他急中生智，叫人把小钢炮拉到船头，把船旗下降到旗杆的中部，随即开炮向邮船发出求救信号。好一会儿，邮船向他们靠近过来，福克先生给唐卡德尔号船长付清了船费，然后跟艾娥达和费克斯一齐上了这条立刻开往横滨的邮船。

再说，路路通冒冒失失地上了卡尔纳蒂克号，等他清醒过来时，才想起福克先生并不知道卡尔纳蒂克号提前开船。他发觉自己上了费克斯的当，但现在悔之晚矣。他考虑了一下当前的处境，情况的确不大妙！他口袋空空如也，到了日本怎么办？

十一月十三日，卡尔纳蒂克号在横滨靠泊，路路通没精打采地下了船，他听天由命，饿着肚子在大街上转游了一天。第二天，他实在太饿太累，迫不得已混入一个杂技团当杂差。他充当“罗汉塔”垫底演员的角色，在给观众表演时却偶然遇见了他的主人福克先生。原来，福克先生十一月十四日到达横滨后，立即去找卡尔纳蒂克号，当他知道路路通的确乘坐该船到了横滨后，他又走遍大街小巷四处寻找，却始终一无所获。离开船时间还早，他就跟艾娥达来看马戏。因路路通穿着古里古怪的服装，他俩都认不出他来，倒是在台上仰卧着的路路通看到了他的主人坐在花楼上的包厢里。

费克斯在横滨的英国领事馆终于接到拘票，可是，福克先生已经离开了英国的势力范围，拘票成了一张废纸，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协助福克尽快顺利返回英国，再作下一步打算。在船上，路路通认出了他，怒火中烧，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费克斯保证帮助他们扫除旅途上的障碍，路路通才饶了他。

邮船在太平洋航行了二十一天后，于十二月三日到达美国的旧金山。到现在为止，福克先生的旅程表一天也没提前，一天也没推迟。他们游览了这

座加利福尼亚州的最大城市，当天晚上六点钟，就坐上了开往纽约的火车。如不发生意外，十二月二十日他就可以回到伦敦，比预定时间提前几小时完成这次旅行任务。

火车出站后一小时，天上就飘起雪花来了。第二天下午三点钟，火车在内华达州东部的大草原上突然停下来。原来，约有一万两、三千头野牛正在不慌不忙地横过前面的路轨。路路通心急如焚，真想把他在旧金山买的几支手枪都拿出来，向这群畜牲狠狠地射击一通。但应该比谁都更焦急的福克先生却稳坐不动。野牛的队伍足足过了三个钟头，直至天黑，铁路才给让出来。

十二月七日，火车在清水河车站停了一刻钟，旅客都下车到月台上散步，这时，艾娥达忽然发现在旧金山曾经侮辱过福克先生的那个红胡子上校，她不想撩起福克先生感情上的波澜，于是趁他打盹的时候，才悄悄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路路通。路路通也担心福克先生遇到这个仇人会引起麻烦，就跟乘务员借了一副牌，让福克先生打牌消磨时光。

到了中午，火车突然长啸一声停住了。原来，前面的大桥断了许多铁索，眼看就要垮掉，守路员不让火车通过。这样一来，旅客只好在冰无雪地里步行十五、六英里到车站。路路通怒气冲天，连忙去把这情况告诉正在聚精会神地打牌的福克先生。这时，火车司机却果断地说：“把火车开到最大速度，碰运气也许能过去。”火车先倒退了一英里，然后加大速度，像闪电一样冲过去了。列车一过河，桥就轰隆一声坍落在激流里了。

等火车恢复正常行速，福克又去打牌了。突然，他身后有个声音说：“要是我，我就打红方块……”福克先生扭头一看，正是那个红胡子上校。两人顶撞起来，拉开架势，正准备决斗，车厢外却突然传来一阵凶猛的喊声和噼噼啪啪的枪声。旅客们立即就明白，这是一帮亡命土匪在袭击火车。司机和司炉被爬上机车的匪徒砸昏了，土匪头领想把火车停下来，但他不知道怎么关汽门，反而把汽门完全拉开了，于是火车像脱缰的野马飞跑起来。

旅客们都在拚命抵抗。福克先生和红胡子上校举起手枪，一起去抵御正在爬窗口的匪徒。艾娥达也表现得非常勇敢，当匪徒向她冲过来时，她拿着手枪毫不畏惧地从破玻璃窗口向外射击。战斗持续了十分钟，匪徒被击退了。如果火车继续往前开，钻进车厢里的匪徒就会在车上为所欲为，但司机和司炉都被击昏了，跟福克并肩战斗的列车员也被飞来的一颗子弹打倒，福克正要冲出车厢救全车旅客，却被路路通喊住：“您留在这儿，我去！”

路路通使出在马戏团演戏的本领，冒着枪弹从车厢底下爬到最前面一节车厢，摘下挂钩，列车终于在离兵营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了。兵营里的士兵听到了枪声，立即赶了过来，匪徒慌忙四处逃窜。

可是，当旅客们在站台上检查人数时，却发现少了三个旅客，其中一个就是路路通。他是被打死了呢？还是被匪徒捉去？福克先生请求兵营连长派兵追击匪徒，把路路通找回来，深受感动的连长终于让他挑选三十个士兵一起去。福克告别了连长和艾娥达，带着士兵出发了。这时，费克斯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跟踪福克几乎走遍了地球，现在怎么让他在眼皮底下溜走呢？过不多久，司机和司炉醒来了。他们开回机车，挂上车厢，把火车开走了。只剩下艾娥达和费克斯没有上车。他俩各自怀着不同的心事，在风雪里焦急地等了一夜。第二天七点钟，福克先生率领的追击分队终于回来了，路路通和另外两个旅客也都安然无恙。

当福克听说要到晚上才有火车经过时，这个从来不动声色的人不禁“哦”

了一声。因为按计划，他在开往利物浦的邮船出发之前十二小时就可到达纽约，如今却耽搁了二十个小时。这回，费克斯出于个人的目的，倒替福克先生着想了。他建议福克乘坐带风帆的雪橇。福克接受了他的建议，雇了一只单桅船式的雪橇，冒着漫天风雪和狼群袭击的危险，在下午一点钟终于赶到了每天都有无数火车开往美国东部的奥马哈。

他们赶紧下了雪橇，登上火车，第二天，十二月十日下午四点到达芝加哥，然后改乘到纽约的火车，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十一点一刻到达纽约时，开往利物浦去的“中国号”邮船却在四十五分钟之前出发了！如果赶上这趟邮船，福克先生就能赶到利物浦，并且如期到达伦敦，但“中国号”开走了，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似乎也给带跑了。在离开码头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走，我们等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福克又来到码头，看见一只机轮大商船正冒着黑烟，看样子要出海。于是，他乘坐舢舨来到船上，要求船长顺路带客，他愿意出八千美元酬金。船长见钱眼开，答应把他们送到法国的波尔多。

上午九点钟，福克先生、路路通、艾娥达和费克斯上船后，亨利埃塔号就扬帆出海了。当天夜里，福克买通了全体船员，把船长软禁起来，他亲自指挥轮船改变航向朝利物浦开去。四天过去了，亨利埃塔号已顺利地走完了一半航程。可是，船上的贮煤如果烧小火本来是够从纽约开到波尔多的，但烧大火从纽约开到利物浦显然不够。面对这一情况，福克先生仍然果断地对机务员下令说：“开足马力前进，煤烧完以前决不停下来！”

在距离利物浦还有七百七十海里时，煤全部烧完了，福克出价六万美元，向船长买下了这艘轮船，接着便下令把尾楼、工作室、客舱、船员宿舍、下甲板统统劈碎当燃料烧。轮船继续开足马力，全速前进。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一点四十分，福克终于到达利物浦的码头，这时，亨利埃塔号已经变成一条光秃秃的铁壳船。

按照福克的计算，这是环游地球的最后一天了，从这里去伦敦只需乘坐六个小时火车，晚上八点四十五分赶到俱乐部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费克斯走过来，一手抓住福克的肩膀，一手拿出了拘票：“福克先生，我谨以女王政府的名义通知您：您被捕了！”路路通看到主人的环球旅行计划失败，扑上前去要跟费克斯拚命！艾娥达见她的救命恩人被抓起来，也气愤地抗议费克斯的这种污蔑。福克被关在海关大楼，心急如焚，当他听到大钟打两点的时候，他禁不住皱了皱眉头，要是现在能搭上火车，他还可以准时赶回伦敦。

两点三十三分，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喧哗，费克斯冲开门，急急地闯进来说：“先生，请您原谅，因为有个小偷太像您了……这家伙三天前已经被捕，您现在没事了。”福克自由了。他走近这个侦探，死盯住他的脸，狠狠地打了他两拳。三点钟，福克先生租了一辆专车赶回伦敦，当他到达终点站时，已经是八点五十分。福克先生完成了他的环球旅行，但是迟到了五分钟。他输了，彻底破产了。

他回到家里，倒头就睡，第二天他没心思出门，也没有到改良俱乐部去。直至晚上七点钟，艾娥达来到他的住处，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情。福克先生当即吩咐路路通去教堂请神甫，明天为他和艾娥达举行结婚仪式。不一会儿，路路通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一把抓住主人的衣领就往外跑：“主人，神甫说今天才是二十一号，我们早到了整整一天，可现在只剩下十分钟了！”

当福克先生在俱乐部大厅里露面的时候，大钟正指着八点四十五分……原来，福克先生的旅行是从西往东走的，所以每当他跨过一条经线，就提前四分钟看到日出，因此他在不知不觉中正好赢得了一天的时间。

## 作家的艺术特色

凡尔纳的作品，从题材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名副其实的科学预言小说；一类是反映“已知世界”的广阔的现实生活的小说。第一类作品所占数量不算多，只有十五部左右，但写得最为成功。第二类作品大多以作者所处时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虽以“已知世界”为活动场所，但所叙述的却仅仅是探险活动，因此可称之为“探险小说”。

总的来说，凡尔纳的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但在质量上是参差不齐的。他的一些优秀小说，之所以流传至今、经久不衰，主要是由于体现了如下几个特点：

### 一，普及科学知识，激励科学精神

一八六七年，在《哈特拉斯船长》的出版前言中，赫泽尔这样写道：“凡尔纳的小说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为艺术而艺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够了，把科学引入文学领域的时刻已经到来……他的目的是要概括现代科学所积累的地理、地质、物理、天文等各种知识，以他特有的生动、有趣的形式描绘宇宙的历史。”出版商的这段分析评价，无疑是十分中肯的。

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在这个历史时期里，“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子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这一系列使社会生活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科学技术成果，必然引起文学家试图用文学的形式来反映新技术和新的科学思想带来的变化，描绘今日社会和未来世界的科学远景。因此，凡尔纳以讴歌人类征服自然为主题的《奇异旅行》的出现，正是顺应了时代提出的要求。

凡尔纳刚步入文坛，就立志要创立自己独特的流派：科学浪漫主义派。他一开始就十分明确，他的任务在于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因此，他总是利用各种可能的途径，把读者带进丰富多彩的知识王国。事实上，他的作品涉及面十分广泛，包括天文、地理、气象、地质、地貌、生物、化学、物理等各个自然科学领域。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单纯地向读者介绍这些学科当时已经积累的基本知识，而且在占有大量科技资料的基础上，发挥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将他那个时代的学者们的成果和发现予以延伸和拓展。当然，正如他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所谈到的那样，在他的传奇故事里，他必定要把他的所谓发明“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而且在应用它们时，必定让它们的结构安排和使用的材料不完全脱离同时代的工程技术和知识领域。”他在作品中对各种新颖、奇特的器械的描写，基本上都没脱离这条原则。

英国著名的幻想小说家威尔斯在谈到凡尔纳的小说时说过：“他的作品几乎总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发明和发现，并作出一些卓绝的预言。他所引起的是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兴趣。他写作时就相信，并告诉读者这种或那种事

是可以做到的，但在当时尚未做到。他帮助读者幻想做这些事情，并使他们意识到可能随之而产生的欢乐、兴奋或危害。”正因为凡尔纳以现有科学知识为依据，准确地预测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认真地研究了人类生活的各种需要，所以他提出的幻想令人信服，既能激发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又能启发人们扩大视野，大胆地去幻想未来，创造性地去思索未来。自动陀螺仪的发明者拉·谢尔巴、霓虹灯的完成者乔治·克劳德、现代潜艇之父西蒙·莱克、同温层开拓者兼深海探险家奥古斯特·皮卡尔、无线电报的创始人马可尼、火箭动力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航空学家茹可夫斯基、北极探险家伯德和南极探险家贝尔得等，都曾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过，对自己的最初想象给予启示的正是凡尔纳。如今，凡尔纳的许多幻想，如电视、电影、传真、无线电话、无线电广播、人造钻石、原子分裂、氖光灯、汽车、远射程炮、导弹、坦克、激光、直升飞机、飞机、登月火箭、人造卫星等等，都已经变成了现实。但是，他的作品对于科学发明所起的启迪作用仍然是抹煞不了的。

诚然，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凡尔纳的作品也存在许多失误之处。譬如从火山口进入地心，在太空中打开密闭小舱扔出死狗，这些都纯属无稽之谈。我们在阅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对这些错误提出批评乃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明白，凡尔纳毕竟是一个小说家而不是工程师，他写的是科学小说而不是科学论文，他提出的是某种设想而不是实施蓝图，聪明的读者当然不会按照萨克奴姗提示的路线，从冰岛的死火山口钻入地球内部去探险，更不会乘坐巴比康的空心炮弹去月球旅行，这是不言而喻的。

## 二，情节引人入胜，人物栩栩如生

鲁迅在翻译凡尔纳的小说《月界旅行》（即）《从地球到月球》）时，写了一篇著名的《弁言》，其中提到：“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凡尔纳的科学和探险小说，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仍能深深吸引住世界各国的广大读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不是强人所难，以枯燥、刻板的叙述去讲科学，而是让科学和文艺水乳交融，把各种科学知识生动地和作品的情节交织在一起，通过艺术形式去阐明科学道理。

凡尔纳说过，创作科学小说的诀窍在于“安排纽结”。他所说的“安排纽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设置悬念”。凡尔纳在构思自己的作品时，的确匠心独运，颇费苦心。他非常善于设置悬念，通过巧妙的布局安排，使作品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时而把读者推入到险象丛生的恶劣环境，时而又把读者领进富于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张弛有间，起伏有致，前后照应，顺理成章，一环紧扣一环，不断地引导读者去追寻，去思索。而在依次地“抖包袱”时候，他又十分注意气氛的渲染，无论展开波澜壮阔的广大场面，还是铺陈贴切生动的细节描写，都使读者产生一种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强烈印象。

值得指出的是，凡尔纳并不是故弄玄虚、胡编滥造，单纯地去追求离奇的情节，而是从现实生活和科学发展水平出发，通过合理的推想和符合真实情况的细节描写，使他所设置的悬念和所创造的气氛显得确实可信，因而才能达到“发人深省”和“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当然，要使一部文学作品具有隽永的艺术魅力，光注重情节安排是不够的，还要善于塑造典型人物。凡尔纳的科学和探险小说，就是按照在不寻常的情况下的不寻常性格这个原则创作的。在他那套总题目为《奇异旅行》的作品中，他塑造了各种科学家、探险家、工程师的艺术形象。这些人物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具有“火一般的热情”，热爱事业，英勇顽强，不畏艰险，一往无前。但是，凡尔纳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通常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他们置于典型的环境中去发展自己的个性，因而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精神气质和独特性格。《地心游记》中的黎登布洛克教授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有一股执着痴迷的韧性，在整个地心探险过程中，他始终充满自信和乐观，并以身教和言教启发阿克赛在困难的时候要鼓起勇气，要看到光明。《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的巴加内尔是个博闻强记、学识渊博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他幽默、风趣，颇有点奇才，然而他又是个粗心大意出了名的人物，他的这种典型性格，使他成了法国民间传说的人物。《神秘岛》中的史密斯是另一种类型的学者，他具有“无限的信心和坚强的毅力”，是“一个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家。他热情乐观，任何一件事都难不倒他。他见多识广，善于随机应变，在任何紧要关头，他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实干精神，带领同伴们艰苦奋斗，经过三年的努力，使荒无人烟的林肯岛变得欣欣向荣。《八十天环游地球》中那位沉着、果断、严肃、冷静，行动精密准确的福克先生和那位办事勤快、对主人忠心不贰的路路通，等等，所有这些人物的都显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 三，热情讴歌科学与民主

凡尔纳继承笛福等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唯物主义思想，随着对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对社会风尚、政治、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考察，逐渐摒弃他父亲因循守旧的观点和有神论的陈腐观念。他在二十五岁时发表的具有寓言色彩的中篇小说《扎夏里尤斯师傅或失去灵魂的钟表匠》，就明显地表露了他对科学进步的赞赏跟他的宗教观念发生的冲突。直至他死后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永生的亚当》，在这部小说中更是进一步发展了事物无限循环、不断反复的概念，毫不留情地否定永恒的上帝的存在。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大都是崇尚科学、不避艰险的勇士（其中有许多是王子、爵士、船主、商人、富翁……），他们足智多谋，敢于接受命运的挑战，面对各种危难而始终抱有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凭借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一定能够克服自然的障碍，成为大自然的主人。他们的行动，反映了正处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要求摆脱传统习俗的束缚，解放生产力，促进科学民主的发展，以显示自己的力量，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那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另一方面，凡尔纳以敏锐的观察力，洞悉他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他既肯定新兴资产阶级具有积极进取的一面，又无情揭露和鞭挞他们的贪婪、残忍、奸诈和虚伪的本性。《机器岛》这部别具一格的作品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美国的亿万富翁为寻求奢华的享受，在太平洋上建造了一个人造岛屿，在这个休养地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然而，表面的奢华掩盖

不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两个资本家集团终因争权夺势而导致分裂，使这个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机器岛倾覆海底。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不仅辛辣地揭露了资产阶级表面温文尔雅、背地里尔虞我诈的丑恶嘴脸，而且预见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在《蓓根的五亿法郎》中，作者通过描写两个学者所走的不同道路，不仅表达了他们渴望用科学造福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且谴责了苏尔策这类战争狂人的卑劣伎俩。

凡尔纳是一个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这一点无疑必须肯定，但他出身在父亲令出必行的家庭里，从小受着法律和罗马天主教的双重压力。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他不得不把精力消耗在摆脱这双重桎梏的努力中。因此，他日益倾向无政府主义和较为普遍化的自然神论，在政治上则常常采取保守态度。他厌恶斗争，他的作品虽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风貌，对惨无人道的黑奴制度和巧取豪夺的殖民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对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却从不涉及法国十九世纪后半期急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现实。他颂扬科学与民主，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以及虚伪的民主、不公正的司法制度深恶痛绝，但他所追求的却是抽象的人的自由。尼摩船长就是按他的理想创造出来的一个典型。尼摩虽曾领导过反抗殖民主义的起义，但斗争失败、家人全遭杀戮后，他就“躲避人类”，隐身海底，采取无政府主义的方式去发泄他的愤懑。到了晚年，他的一些作品尤其流露出对人类前途的悲观情调。此外，他的作品还常常表现出明显的种族偏见，甚至有些地方还为殖民主义涂脂抹粉。

凡尔纳是我国拥有最大量读者的外国作家之一。早在凡尔纳生前，他的作品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在本世纪初，除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即《地心游记》）外，还有《八十日环游记》（即《八十天环游地球》）、《十五小豪杰》（即《两年假期》）、《秘密海岛》（即《神秘岛》）等译本流行，甚至同一部作品有多种译本，如《八十天环游地球》这一名著就有六种译本之多，简直出现了“凡尔纳热”。他的这些作品，对于破除禁锢中国人民千百年的封建迷信思想，启发青少年崇尚科学、追求自由、奋发图强、振兴中华起过良好的积极作用。解放后，他的一些代表作品已被陆续译成中文出版，总发行量达三百多万册，在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

